序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

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

貫之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冒道無

礼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

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上海一經復

爭子虚烏有之賦心而預為分道揚鑣

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辭不

二氏之經之改 之兩異其宛平山ノ為燕

冠萬國之幽深 郭谷口人上下以為哉

明天下之大道益以人倫大道淑世者聖人

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是輔功令教化

同功者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

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則以為

官資寫纂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者

自其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

吾乎彼彭生覿面申生語巫武盟宮

多矣而世人未 多疑者以昭應之惑

無多德行々罗人二者天亡一厄從世幾々同於伯道奇天道憒々一〻
非遠洞三世不足消糠犀熾糠加焉豈衰蓋人猪亦安能知之故於々道
憒々人自憒々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笑妖邪不足懲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
無所不有古今変笑禾可弃膠人世不々君子陰曾反階丘人乎豈夏姬
謝世便係共々姜榮么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々
鬼頭同不別遙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日々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之
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跡入區
美乃爲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危言寓言蒙莊
且二〻一更忍皆實[illegible]山人[illegible]泚[illegible]加[illegible]封眥道藏久矣而況勒字

聊齋志異序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為有
所不見者為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艸木之榮落昆蟲之
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
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
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
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
所以聞而況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見所及以為有所不及以為無
其為聞見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為
形無物為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
睫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鬥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盲聾
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
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
子不語之詞了之而齋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參半矣不知孔
子所不語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怪神哉留仙
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於制舉業
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
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



墟之見而興夏蟲語氷也余謂事無論常怪但以有害於 人者為妖故曰
食星隕鷁飛鵲巢石言龍鬬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興亂臣賊
子乃為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
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楊雲法言 桓譚謂其必傳矣豹岩樵史
唐夢賚拜題

聊齋自誌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
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
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
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
斷髮之鄉睫在眼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
懷痴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
上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
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
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淒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每
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
風蕩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
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
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
偎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康熙己未春日



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人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幩輿馬甚眾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訊鄉中則已歿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耳中人

譚晉玄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獰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遶屋而轉如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尸变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遍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

見僵卧猶初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无計不如著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床作响知其復卧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无有警者欲扣主人之門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撾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幛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寖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无聲始漸出見客卧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卷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譁役告之故翁乃從往舁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尺許周院環走踈急作鶴步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

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欞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鼻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盡清水

王阮亭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茀繡幰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光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艷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而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啟瞼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无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淨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右目中應云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迴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

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　之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啟門右應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劈椒越一宿幛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左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媳心赧氣喪默不復語友偽為不知也者評騭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闢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掛搭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只緣凝想便幻出多少奇境）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

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
其裾回顧則垂髫兒囅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
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内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
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内小郎
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
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懽群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
時尤艷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熏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
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辨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
鎖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
勿貽伊戚又同聲言无使者反身鶚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
可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内復出
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局蹐既久覺耳際蟬鳴
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
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
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
察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
之蓋方伏榻下聞扣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
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貧道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

心驚嘆而无主即起歷階盡。

異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頗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婆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山魈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啟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又有靴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睒閃，遶室四顧；張巨口如盆，齒踈踈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响連四壁。公惧極；又念咫尺之地，勢无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捽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大駭。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啟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着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其翁者夏月晝寢曚曨間見一女子搴幃入以白布裹首纏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臥榻遂偽睡以覘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床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縛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顴鼻眉額殆遍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嚙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齕其顴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齕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溼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縱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捉狐

孫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素有膽一日晝臥彷彿有物登床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魘狐耶微窺之物大如貓黃毛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体着足足痿着股股耎甫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亟呼夫人以帶縶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之則又

鼓其腹粗于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公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公左顧示以意既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斃矣

蕎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邏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蕎根咋咋作响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鬇鬡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很刺之鬼鳴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衆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翼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藍雜遝翁命收積為垛而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公仆齕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宅妖

長山李公大司寇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凳肉紅色甚修潤李以故无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耎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間倚白梃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著履偃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

十許自外入暑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凳來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粱䕸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凳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厮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綆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床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酹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飲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中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設之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為長耳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為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為許敺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甚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于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于他人者皆僕之暗驅以報酹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既久不復恐

怖囙亦欷歔酹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
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囙問代者何人曰兄扵河畔視之亭午有女
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洒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
婦人抱嬰兒来及河而墮兒拋岸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
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
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
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其抱中兒代弟
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
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来告別　之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
一念惻隱果達帝天今授為招遠縣鄔鎮土地来：　之尚不忘故交當一往
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修阻將復
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即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
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鄔鎮尋至
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无客姓為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勿客
邑為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媳女窺門雜沓而来環如
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来可助以資斧祇
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
示居人感篆中懷愧无腆物僅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錢紙俄

見風起座后旋轉移時始散。役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〻〻勞顧
問喜同交并但任微職不便會面咫尺河山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
好婦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留殷懃輒請暮邀日更數至許
陛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襆爭來致贐不終朝賜遺盈橐蒼頭稚子畢集祖
送出村數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
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
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即章丘石坑莊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无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
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甚貧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
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
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為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為一笑

[illegible]六月乃東郡[illegible]之事

偷桃

童時赴郡試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
人戲矚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
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
為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
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
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

恐為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烏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卸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啟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嗚拍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為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為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官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亦不

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為？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眾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啖。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鑱，坎地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蘇，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鑱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眾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憒憒，憨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煢獨，則又忿然又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至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慕字書法已見於前不另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

歸。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
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
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眾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
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翦紙
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室。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
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賚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
遍給。遂各覓盎盂。競飲先釂。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
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
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
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
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
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眾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
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
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眾。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眾諾而退。
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
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
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
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為不負也。道士問

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墻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墻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墻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墻數步奔而入及墻虛若無物回視果在墻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助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為去墻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疢毒而畏藥石遂有舐癰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紿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无碍初試未嘗不小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其道行高潔年七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墮斃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蘇廝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眾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眾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卸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无聊賴欲往遊矚宜即治

任衆請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
至蘭若弟子數人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
問墓所群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艸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
囑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既歸灰心木坐
了不問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即汝師衆疑其謬
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為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
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
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嘿然誠篤年僅而
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異之乎其再生
而異之乎其入紛華靡麗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
熏心有求死不得者矣況僧乎哉

蛇人

東郡某甲以弄蛇為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曰○二青二青
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
缺未暇遑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啓笥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
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艸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自還以此故冀其自
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怏怏遂行出門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響

停趾愕顧則二青来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后小蛇従焉撫之曰我以汝為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〻已隨二青俱入笥中荷去教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无少異因名之小青衒技四方獲利无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縁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臥則笥為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頃之復来蜿蜒笥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従此隠身大谷必且為神龍笥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笥小青在中亦震〻而動蛇人悟曰得勿欲別小青耶乃發笥小青逕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〻獨来竟入笥臥由此隨在物色迄无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于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如盌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遶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遶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笥蛇人悟其意開笥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君引之来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飲勿擾行人以犯天

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處林木為之中分蛇人竚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一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仇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蛇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惟孔存焉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農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犬姦

青州賈某客於外恒經歲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交犬習為常一日夫至與妻共臥犬突入登榻囓賈人竟死後里舍稍聞之共為不平鳴於官官械婦婦不肯伏收之命傳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詞使兩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役乃牽聚令交所止處觀者常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後人犬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

所不有矣慾人面而獸交者獨一婦也乎哉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濮上古所交譏約于桑中人且不齒乃某者不堪雌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懽夜叉伏床竟是家中牝獸捷卿入竇遂為被底情郎雲雨臺前亂搖續貂之尾温柔鄉裏頻款曳象之腰銳錐處于皮囊一縱股而脫穎晋情結于鏃項甫飲羽而生根忽思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尨吠奸而為奸妬殘兇殺律難治以蕭曹人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肉不食于豺虎嗚呼人姦殺則擬女以剮至於狗姦殺陽世遂無其刑人不良則罰人作犬至於犬不良陰曹應窮於法宜支解以追魂魄請押赴以問閻羅

雷神

王公筠蒼莅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為通公見之貌修偉袖中出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耶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雷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雹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丘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敕雹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至庭中忽足下生烟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裁高于庭樹又起高于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公駭曰

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丘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為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見長莎蔽逕蒿艾如麻時值上弦幸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銜山一線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一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公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倜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趨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荊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

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為禮少年目公公若為儐執半主礼次翁壻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黛雲從酒胾霧霈玉椀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搴幃促之俄婢媼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麝蘭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即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中偽醉隱几頹然而寢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卧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充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眾駭問因以狀告眾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于肥丘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諦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為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簏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盃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

不得歸寓菩陀寺備為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
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
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略致慰問即屈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
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
嬛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
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
以駑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為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為單
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
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即留共榻昧爽即有僮子熾炭於室少年先
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
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
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
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云僕
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
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
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
起共讀公子最惠過目成咏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
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為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

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
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是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
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
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盌痛楚吟呻公子朝夕省視眠食都廢又數
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
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
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嚬呻
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同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
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
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
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盌闊矣乃一手啟羅衿解
佩刀刃薄於紙把釧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而貪近嬌姿不
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
瘿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着肉上按令旋轉才一周覺熱火蒸騰再
一周習習作癢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
走謝沉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
之曰弟為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
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

欲附為婚因但止一少妹齒太稺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
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
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公子翼日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
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
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无日可以忘之
近單公子解訟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
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閭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
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
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扣家門母出非望
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子逝矣
艷色賢名聲聞遐
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
宦生以忤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
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蔭
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
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
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謁拜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
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俱入
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

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无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于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磐。回視舊居，无復閈閎，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崩雷暴裂，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旁，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响。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于是一門團圞，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恒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〻稽簿怒鬼使悞提責令送歸張下私浼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〻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孔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絶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為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脱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懸狀驚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渺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〻之禍即冥〻之罰也可勿懼哉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决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〻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為公懼勸罄橐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窣〻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

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獰如鬼倏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声不爽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欞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鬭之遂劃然脫扃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彎矣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彎矣公急躍避矢貫于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猱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劈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脅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析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出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于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瞥不可見或曰此翳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犬血糢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為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于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況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尤甚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羅炎崑之禍急無所匿僵臥于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盡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內一尸斷首猶連肩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而應曰奈何俄頃蹶然盡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顫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齧人首遍吸其腦李懼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齕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鴟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于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貴兄為同年嘗歷〻言之一世為搢紳行多玷六十二歲而歿初見冥王待以鄉先生礼賜坐飲以茶覷冥王盞中茶色清澈己盞中濁如醪暗疑迷魂湯得勿此耶乘冥王他顧以盞就案角瀉之偽為盡者俄頃稽前生惡籙怒命群鬼捽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縶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趑趄間鬼力楚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櫪下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牡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體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逸主人騎必覆障泥緩轡徐〻猶不甚苦惟奴僕圉人不加韉裝以行兩踝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為犬意

悞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于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絶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牝犬舐而排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人又豢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脫股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鞫狀怒其狂猘笞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艸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吞木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一日臥艸中聞車過遂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為兩冥王訝其速至因蒲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為人是為劉公〻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輒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于鞭撻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中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為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鹽車受羈馽與之為馬不然且將啗便液受烹割與之為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葬鶴鸛與之為蛇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祟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后有瓶每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竄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燂湯而沸之瓶熱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耦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饑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后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攜取一空方計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行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戇訶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搢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

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曰身

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啓戶出粟為之營辦己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積數年烏頭漸長為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為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為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為傭然烏頭夫妻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怫然欲去夫妻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為楊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惟使人於近村為市恒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病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既卒陰以金啗楊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楊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楊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臯直牡視之矣

蛤

東海有蛤飢時浮岸邊兩殼開張中有小蟹出赤線繫之離殼數尺獵食既飽乃歸殼始合或潛斷其線兩物皆死亦物理之奇也

鬼哭

謝遷之變官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群醜尸填揮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床下燐飛墻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聞床底小聲連呼皞迪皞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于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閽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豈鈸鐃鐘鼓燄口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聲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願无出鬼面以嚇人也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一二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稺不敢決未幾生男母嘆曰不圖拳母竟生錐兒

焦螟

董侍讀默庵家為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

聞歟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作庭孫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內城總持勅勒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竟不懼拋擲有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綦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鞫狐詞亦得戟指呪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產入都者一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遷延法不汝宥狐乃蹙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絕良久始甦俄見白塊四五團滾滾如毬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卹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綦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鎩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云僕

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
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
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
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
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
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子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
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
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願亦足矣且士
得一人知己可無憾何必抛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
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為之納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
主政攜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
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為快生亦喜擇吉就道
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
簸具以出見生擲具駭走生淒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
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
成立行將卜窀穸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之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儼
然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脫委焉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
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

從者返公子聞之涕隨聲下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
又厚遺其子為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
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況繭絲蠅迹嘔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
之性命者哉嗟呼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
搔頭自愛嘆面目之酸澀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
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群之物
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
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其人者亦復不少顧安得令威
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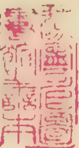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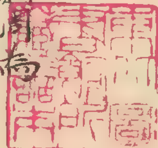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
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
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姥抱兒至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千
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蹙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
貲治葬具而瘞之此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
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
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偉哉秀女，堂堂可以巾幗丈夫，與林生顛倒，許我擬平原君趙公子合
邑，當急秦圍邯鄲時，盡散家財，得士三千人，又數貽書魏公子無忌，共敗秦
虎狼兵，今日之驃悍視此何如女乎。玷鍾靈于地者深與彼書生共事丈
不顧，獨于彭澤一鼻，跛一足，共一見不忍置，然後日之慕，雖接踵孫昇房
其臆讀間事矣，其世之有德焉，聯在武溺愛妹前，嗚呼，其節操之尚矣
行文已而採沐牆茨，其文詐焰之成師 己卯春無 王信英
以德字作骨，以不二字作澗鍵，以義之二作劍鋒，以雅懿傳作眼目，字
明爽烈之事，如是天下日俠烈者，作即如今之淩霆嚴霜，真千 山叢力
之以賄賂之餘安，孰能扃孝義之若烈日嚴霜
通篇以孝義賄賂四字作骨，推賄賂枝葉動隸役動城隍動冥王，雖
以至之孝義亦勢幾不敵，惟孝義故雖居于城隍，朴於郡自當矣
鋸解於冥王，百折不屈，而卒鳴其冤，此四字是通篇著眼處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為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為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來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坐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豬奴何敢爾其先世為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臆忿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元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為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慫恿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搒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闕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烏用友也乃行周弟贐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着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

其食飲弟來䂓問亦禁拒之成又為赴院啟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
院臺怒杖斃臨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為營脫以是得矇矓題免宰以
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胆成〻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又）隱（不）周（戀）溺少婦輒
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能、忍）決別后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〻人方疑其在
周所兩无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蹤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殆徧時以金
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氅服岸然道貌周喜把臂曰君何往
使我尋欲徧笑曰孤雲野鶴棲无定所別后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略道閒
闊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成笑曰不然
人將（我）棄（後）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山之上清宮既而抵足寢夢
成裸伏胸上氣不得息訝問何為殊不答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
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
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髭以手自捋則疏无幾莖取鏡自照訝曰
成生在此我何往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
聽前周亦无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
樹下見羽客往來甚眾內一道人目周〻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
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
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游戲人間耶周述其
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隱）

已而目覩前而不之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蹤兆一望無家問途且難以
自主自念无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途遇
自往遂見一僮獨坐道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為成弟子身代荷衣粮導
與俱行星飯露宿逴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滿
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即遽出始認已形執手入置酒歡讌語見異彩
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來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留
連地下有蒲團二更與並坐至三更后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眺自覺與成
易位疑之自捋鬚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黯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已已
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
无幾時里居已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踽踽至家日
能應思欲越墻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熒
内人未寢噥噥與人語舐窗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
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扃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
從之直抵內寢周舉石撾門內張皇甚擂愈急內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
頓闢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
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罥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
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
真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怛欲絕竊疑成譸

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厥見惡獨請還待君于此如昷迺痛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元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双泪遽墮曰兄去后盜夜殺嫂刳腸去酷楚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如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聞其子乃命若媪抱至周曰此襁褓物宛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出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回顧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濶袖一擧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簽題仲氏啓審之為兄跡開視則空無所有祇見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无知者回視則研石粲粲化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御孫公為德州宰日鞫一奇案初村人有為子娶婦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后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壻壻急趁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

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
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容見新郎父不至其家之室
中惟新婦在不知壻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媼零涕謂其
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離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
衣裳無可驗託何知吾兒遂為異物從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如
是急也婦父益怒之訟于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
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大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
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惶懅似有急難
母曰舉家令君卒謂壻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四
閣出不得已即先送即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山
欲覓途行回視院宇无存但見高冢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
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至諭之送女于歸始合巹焉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為玄友居數年
每至郊祭時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
以實告我狐也郊期至則諸神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
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
頗怠覘隂溝甚隱遂潛伏其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瞥為所睹

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瀨將及矣大窘無計
竄伏溷中神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游人世乃投水自
濯訖又蟄隱穴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無以致視君亦宜引身
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死閻王覆勘乃鬼卒之悞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卒懼
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為然鬼曰此處一
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罔不如意子願
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
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
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
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
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
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
卜而斷我欲現身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裝
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瞀瞑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
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為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
女瞑臥啟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為覓之張乃告

翁〻病雖危可救聞需何藥供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
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女欠伸目遂張翁大喜
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即挾彈〻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
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之便携兒馬上累騎而行
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摧墮路傍欲
歸元路適有一人至提兒臂〻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
千金王〻夜與張謀留二百金作路用餘盡攜去款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
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礼而送之踰數日張
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〻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異術獲金
无筭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帰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生已
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從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强從與俱張曰
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酗賭千金何能滿无底竇誠改若所為我百金相贈才
諾之張瀉囊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洒如土邑中捕
役疑而執之詣於官搒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隷押才捉張數日
創劇斃于途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于烟墪才大醉狂呼王
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〻俱以實告御史怒啓而牒於神
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此閑無辜而死今為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
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其無罪當宥之御

史醒而異之乃釋張〻治裝旋里橐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出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蹲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懼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盜〻〻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〻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外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柬之〻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

遂隱過此遺叙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
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負敗絮菜色黯焉嫗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
此哉又顧敗灶无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叙
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外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
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
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惧之既察其
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
以無貲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
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
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
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
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
過宿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始漸燥而陰雲
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
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貝勒府購致甚急價
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並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
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无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煩
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

作歸計啓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或勸鳴官責主人
償王嘆曰此我數也于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无
以見祖母蹀踱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鬥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
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慫恿之且約假寓
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儋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
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无休止起
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
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
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

作集
妥

必非此之鬥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
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
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大親王好
鶉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
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
分一鶉鬥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
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于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鬥者
上即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踔客鶉已敗王大笑俄
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

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鶉已鎩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
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
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鬥而死當厚爾償成乃
縱之玉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啄則起如翔鶴以
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鬥益急未幾雪
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
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
中人之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俛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
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

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
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
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
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
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
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
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
帰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
帰至家歷述所為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

世家媼早起便促增耕婦增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媼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媼亦遂止旭旦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闊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蒿蓬曲折而入登樓殊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胾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家閨闥君占之旨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略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

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
垂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
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
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
婦云此為老荊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惠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
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
鉤女急斂足亦无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
也媼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搴幃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
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凝待終宵寂无聲欬歸
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憑几一
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
而去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扃闢之閛然急起窺覘則扉半啓
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卻退遽闔雙
扉生長跽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无他人得一握手為笑死不
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但叔閨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
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啓關出捉之臂而曳之生
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思無用矣問
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

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强止之欲與
為懽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俛首倚床拈帶不語叟怒曰賤
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訶詬
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於青鳳何與倘宥鳳
也刀鋸鈇鉞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歸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
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居逾年甚適而未嘗
須臾忘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
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䦆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
以歸閉門置床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遘此大厄脫非
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
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為已死可與
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
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
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
獵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效綿薄
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
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
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

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讌集甚歡生門迎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敝乞得綴補莫嘅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傅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祕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

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魘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則室門亦閉躡跡而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為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籍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為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魅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劃然而脫化為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煙中飀飀然如口吸氣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

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捲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于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于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佇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煙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氳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腹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寤耳可哀也夫

賈兒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床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媼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〻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〻若有亡。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遍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叫詈。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媼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訶兒。兒亦不為意。因共壯兒膽。然嬉戲無節。日效杇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〻。不憚其勞。塗已。無所作。遂把廚刀霍〻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瓢覆燈。伺母囈語。急啟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溲狀。歘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溼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母癡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他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

闌。翁患之。驅禳備至。殊无少驗。兒薄暮潛入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
初升。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來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棕色。語俱細隱不
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瓻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臥庭石
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
次復來。噥噥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阿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
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廛中。
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
家。舅他出。妗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涕不解。故遣我乞獵藥
耳。妗檢櫝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妗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无人。自發藥裹。竊
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妗。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出。隱以藥置酒中。
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日游廛肆間。一日見長鬣人亦
雜儔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居里。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偽云山
洞。長鬣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
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啟
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跡人中。但此物猶存。為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
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
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
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

瘥。叟往笑言已欲別。曰勿悞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慈沽也。其人愧无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此須臾。時嘗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言。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娟瘠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祟于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蛇癖

予御王蒲令之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啖葱狀大若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錚錚血水沾頤且善嗅嘗隔墻聞蛇香急奔墻外果得蛇盈尺時元佩刀先噬其頭尾尚蜿蜒于口際

金世成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顛啗不潔以為美犬羊遺穢于前輒伏啖之自號為佛愚民婦女異其所為執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訶使食矢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成其金錢之集尤

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道人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為今世成佛品至端織極矣皆之不足厚罰之適有濟南令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圮而煩媒道亦士大夫之全固矣

董生

多矣下有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脈遍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余閱人多矣脈之奇无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為模棱語置不為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臥人大愕斂手急火之竟為姝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慄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君誤矣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君垂髫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

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彷彿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如此然何遽能來
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剩妾一身煢無所依憶孩
時相識者惟君母故來相見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
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
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
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矣疾不可為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為之鍼
手灸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怫然曰
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
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于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
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吐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
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
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待居數日迷罔病瘠忽夢董曰與君好
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泄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
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
生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
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
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
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彷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

姪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逡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齕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圉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啓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由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臥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捽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効一日忽見有武士綰鎖而入怒叱曰樸誠者汝何敢擾即縶婦項自櫺中出纔至窗外婦不復人形目電熌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于是病若失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日文社眾飲或戲之
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眾當醵作筵蓋陵陽
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獰惡或
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眾以此難朱朱笑起逕去居無何門外
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眾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酹之三眾睹之瑟
縮不安於座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
怪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為畛畦乃負之去次日眾果招飲抵暮
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燈獨酌忽有人搴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意吾

殆將死矣前夕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
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
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
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琖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
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陰司誦讀與陽世略同陸豪飲一舉十
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頹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自
是三兩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臥朱獻窗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
夜朱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臟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
前破腔出腸胃條條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懼我為君易

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
跡。朱但覺腹間微痹。見陸置肉塊几上（直曰肉塊，想亦一竅不通矣），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
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闕數。」乃起，掩
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綖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
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
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社生素揶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
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不見得志者納交亦非附顧）。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
生動，目炯炯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方交即去，陸豈能為靈乎）。朱乃攜陸歸飲。既醺，朱
曰：「湔腸伐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否？」（先易慧心，然後易面目，煞有次第）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數語一
易，面目想亦可更。（篇關鍵）山荊，予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
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
襟裹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
頸血猶濕。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陸至，一手推扉，扉自闢。引
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
力如切腐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后
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面頰甲
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藉，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
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復細

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顴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補叙首所從來）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于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閙聲呼婢往視見尸駭絶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偏撻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鞫之一如朱言郡守不決朱歸求計于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無與朱孝廉彼不艷于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于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婿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並示以順天安命視前之）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易心易面所得更進矣）朱以為然即治衣衾棺槨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

說君既有靈何不再生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
務授有官爵亦无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来可設酒饌趋而出夫
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亮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窅然已逝自是
三數日輒一来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来輒提抱至七八
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惠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无父也從此来漸疎日月至
（畧作一蹴東華）
焉而已又一夕来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
（教開逸）
煩途隔故不能来母子持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計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
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為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
（再東華力斬然）
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馳衝鹵簿訝
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瑋伏不起朱
促輿行火馳不顧去數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遥語曰佩之當貴瑋欲追
從見輿馬人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
（朱生不徒膽大矣此亦得之于陸耶　結得妙鍊非常）
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渾、
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為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况加鑿削于肝
腸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媸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為歲不
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嬰寧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惠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来招吳去生見遊女如雲乘興獨遨有女郎携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个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道亞醮禳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嘿然不答適吳生来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于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蹤緒母大憂无所為計然自吳去后顏頓開食亦畧進數日吳復来生問所謀吳紿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為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為議姻略與商榷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

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
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
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
野鳥格磔其中意其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少憩俄
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
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
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顧從無還往懼有訛悞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
朝至于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
老媼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為得勿飢耶生
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媼聾聵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媼笑曰
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
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啖又從此漸近麗
人大喜從媼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啟一關豆棚花
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裀藉几榻罔不潔
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噭聲而應坐
次具展宗閥媼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媼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
以家屢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為
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

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雛尾
盈握媼勸餐已婢來斂具媼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媼
又喚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媼嗔
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
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笑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媼謂生
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于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
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
歲猶未聘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遑
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
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媼亦起喚婢襆被為生安置曰阿甥來不
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
舍后果有園半畝細艸鋪氈楊花糝逕有艸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
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來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
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
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
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為
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時園中
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何便是癡曰我非愛花愛撚花

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
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
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周遮乃爾
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
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
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
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遍竟無蹤兆因
往詢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村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
值便入告媼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不能遠
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寧笑至媼曰有何喜笑輒不輟
若不笑當為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
送之出曰姨家田產豐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
煩阿姨為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抵家
母睹姝麗驚問為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
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褓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
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審詰面龐誌贅一一符合又疑曰
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
之忽曰此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亟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世後姑

文鰥居崇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寧綳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
時來後求天師符粘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
皆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
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為
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吳憶
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
略无駭意又弔其无家亦殊无悲意孜孜憨笑而已眾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
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處嫣然狂
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為合巹而終恐為鬼物
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无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
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
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
物色徧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无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
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見
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人子
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
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
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竅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

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逐釋而出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冢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煙錯楚中指示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舁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為哭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聶小倩

寧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階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樂其幽杳會學使案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啟南扉寧趨為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寧喜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為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寧疑為赴試諸生而聽其音聲殊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樸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寧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媼衣緋插蓬沓鮐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媼云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媼笑曰背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跡響幸不訾着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寧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寧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恥道喪女云夜無知者寧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寧叱速去不

然當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鋌置褥上寧掇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污吾囊橐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旦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僕一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寧質之燕以為魅寧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謂寧曰妾閱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倩姓聶氏十八夭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歷役賤務覥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寧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昵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即茫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剎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

寧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玄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寧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后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寂寧不聽強攜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襆違之兩俱不利寧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齁如雷吼寧不能寐近一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睒閃寧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櫺欻然一射即遽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寧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

徐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韭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臥寧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櫺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寧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于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墳纍纍果有白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趣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寧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寧欲從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此道中人也寧乃托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賃舟而歸寧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為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懽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嫜媵御无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笋白晝端相嬌艷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時寧妻久病母戒勿言恐所駭驚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寧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廚下代母尸饔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

惧之辭便歸寢不為設床褥女竊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
似有所惧生呼之女曰室有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寧悟為
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
嚴經今强半遺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寧諾又坐嘿然二更向盡不言
去寧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寧曰齋中別无床寢且兄妹亦宜遠
嫌女起顰蹙而欲啼足偃儴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寧竊憐之欲留
宿別榻又惧母嗔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
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寧將寢始惨然去先是寧妻病廢母劬不可堪
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為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
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䬼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
無何寧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于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
兒肝鬲為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為天人
所欽矚實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無惡但懼不能延
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
與子議寧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覿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眙反不
疑其鬼疑為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
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為榮一日俛頸窗前怊悵若失忽問革囊何在
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挂床頭寧詰其

意曰三日来心忪忡无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寤果携革囊来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弊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躬猶栗慄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寤勿寢欻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寤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舌睒閃攫拏而前至門踰卻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抓裂囊忽格然一响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寤駭詫女亦出大喜曰无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寤果登進士女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啣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為作義鼠行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墻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

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仄不可汲某家樓台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則狼啣其子婦急與狼爭狼一緩頰婦奪兒出攜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啣兒狀己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著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海公子

東海古蹟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凋而島中古无居人〻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掉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留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于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肅〻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于巨筩張懼幛身大樹後冀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〻血下注流地上成

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裹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須臾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体擺尾若霹靂聲觸樹樹半体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為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丘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来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莝豆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遊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厚客給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无貲產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剉芻芻束濕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无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我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嘆贊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无耗值歲大飢楊困甚無所為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躡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礼異常明日為製冠服表裡溫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无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亟告丁曰顧不敢隱僕来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无煩

靈已代領紀矣舉鄉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伻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從賫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為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為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海大魚

海濱故無山一日忽見峻嶺重疊綿亘數里眾悉駭怪又一日山忽他徙化而為烏有相傳海中大魚值清明節則攜眷々往拜其墓故寒食時多見之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晉人適將嫁女攜眷至江南躬市奩妝舟抵金山張先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煿羶腥蓋江中有黿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黿之異將以仇黿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為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仇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箝舉投之黿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黿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為水神禱之輒應

水莽艸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悮食之立死即為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犹多云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投刺相謁呼〻庚兄庚弟子侄呼〻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其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媼張棚施飲趋之媼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出起而出媼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来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絶指環臂釧晶瑩鑑影生受琖〻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覷媼出戲捉纖腕脱指環一枚女頳頰微笑生益惑略詰門戶女云郎暮来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并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為患以情告某〻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是先君死於是〻不可救且為奈何生大俱出茶葉驗之真水莽艸也又出指環兼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艷名數年前悮食艸莽而死必此為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襠煮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其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〻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脱生某舁送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葬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柏舟節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于懷故来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

即同來〻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聴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
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其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
馳去强捉之來今為兒婦亦相得頗无苦後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豔麗伏
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悽感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
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家生意勿告爾母
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媼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
止之媼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祝即母子情義奉〻
兒回已安之矣因問茶媼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衆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
生于鄉城賣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接拜女
便入廚下代母執炊供翁媼〻視之悽心既歸即遣兩婢來為之服役金百
斤布帛數十匹酒歲不時賙送小阜祝母矣寇媼亦時招母歸寓居數日輙
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繕
至悉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為異生
曰是我活之也彼為李九所害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
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此為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
中毒者往〻具豊筵禱諸其〻庭輙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哀毀但
不對客惟命兒縗〻麻躃踴教以礼儀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為兒娶婦〻
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生之異遂命駕其家

訂翁婿爲定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爲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幰車馬四肢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冢家見女來拜別翁媼亦如生言媼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諸冢翁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焉

造畜

魘昧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紿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爲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縶櫪下云我少選即返兼祝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爲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飲且云客姑飯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輒轉皆爲童子陰報郡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綦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鬟絳帔。搴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即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行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澀。呼麗人少待將歸著複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鑿枘。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騾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匪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縶蹇簷梧。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乖。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為賀。士人亦執盞酬報。主客笑言。履舄交錯。士人注視麗者。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偽為愚者。久之漸醺。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為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杖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得殘妝

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閑嗑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潸潸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污君聽。然因流俗所尚，姑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偽醉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憤恚，頗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覓之。裁近其窗，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己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方行，忽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扃閉，枕上之語，猶喁喁也。三郎舉巨石如斗，拋擊窗櫺，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消此胸中惡，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貫與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攜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仆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騾。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為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

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嘿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可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攀指力擘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兩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粘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已有九人并已而十又視粘單上已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剸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為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競登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回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為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

傾跌近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己名始復奔哆口坌息不敢少停女門入里門近人送諸其室驀睹己尸醒然而蘇覺之疲弱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ゝ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疑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他異稍ゝ近問始歷ゝ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近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為我飲後乃近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痊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質秀美夫妻最憐愛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ゝ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蹇澀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闥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執名以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遂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巴刮牀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愬邑宰ゝ拘僧訊鞫亦辨

給無情詞答之似疑鞫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事慙
以手臺訣舉示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寧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
已曛暮與妻坐床上忽一小兒佳儀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
視其辭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煙
霧宛轉問已登榻坐李推下之墮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瞋忿復登
李懼與妻俱奔兒呼阿父阿母嗚嗚不休李入妻室急閉其扉還
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為答曰我蘇州人姓房氏六歲失怙恃不為
兄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僕兒冤
問窮衆不得脫化身賴阿翁招雪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
依兒曰但除斗室為兒設牀褥日供一盂冷漿水粥餘都無事李從之
兒喜遂獨卧室中晨來必入閨問如家生聞妻哭子聲阿珠兒死幾日
矣答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塚啓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
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惆悵間視失兒所在異之舁尸歸
方置榻上目已瞥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摩喜珠兒復生又
加之慧黠便利過異某昔但夜間僵卧直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宴然
若死衆大愕詰其復死天將明始若夢醒摩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
有兒等二人其一名奇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奇子作別耳今在冥
間為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夜夕回來邀兒戲適以白鼻騧送兒

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翁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債未償而嚴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人細述前生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姜員外夤緣見姊姊姊呼我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喜繡並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涴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挂牀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酹飲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錦被曾為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即啟笥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疲且小臥翌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為繡閣交是夜忽夢惠襆頭紫帔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覿面不啻河山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話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仆地悶絕逾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嬸別幾年矣頓鬈鬈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即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兒昨歸頗

妾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何可貝之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妬醜惠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至矣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床頭一執鐵杖子一挽苧麻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來俱匿床下如龜鱉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起居既而拍手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卻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即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為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爇之往往得瘳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陬馬大如蛙人細於指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皂紗着繡襆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頓見一小人返入舍攜一氈包大如拳竟造床下

白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戔戔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即賜小人太史頷之欣然攜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曾詰所自來

胡四姐

尚生太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盼不轉女笑曰眈眈視妾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即竟夜視不為厭也三曰〻妾陋質遂蒙青盼如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如何顛倒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跽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煙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姊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為少留四姐無語姊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既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為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姊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粘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

引綫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徑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槲林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日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即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貰良醞我即攜小肴饌來與君為懽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鹹彘肩各一即抽刀子縷切為臠釃酒調謔懽洽異常繼而滅燭登床狎情蕩甚既曙始起方坐床頭捉足易舄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舄於床二女逐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反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姊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剪當有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邇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團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視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脬作空予即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

氣一縷自孔中出淩霄而去客出見旗橫地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為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攜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今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為鬼仙亦無苦也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縗絰忽聞翁呼甚急群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群喜慰問翁但謂媼曰我適去拚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媼云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媼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紿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媼不去翁催益急媼不忍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媳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令臥媼曰子女皆在雙雙挺臥是何景象翁搥床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躁急共勸媼姑從其意媼如言並枕僵臥

家人又共笑之俄視媪笑容忽斂又漸漸而雙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怛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抑何其暇也人當屬纊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昵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不事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於陳柯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得一

頭縶舟中一日泊舟錢塘縛稍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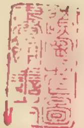
波濤大作估舟傾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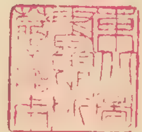
聊齋志異

劉海石

劉海石蒲台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逾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閽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之耳、、、

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欷歔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為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遍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眾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





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矣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
似此可月餘死耳遂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
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
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
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
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遁當不遠
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
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
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
手復化為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為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願
弘常使我等遨世上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
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寇數
十名刑於淵上鬼聚為祟經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甲正遭困厄忽聞羣鬼
惶竄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堊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
照得厥念無良致嬰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斧鉞之誅只宜返罔兩之
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髑髏之血脫此沉淪爾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

而至，披髮成群，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兒子之嘗，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兩大中，兇頑任爾。諭後各宜潛蹤，勿猶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裡之魂，還歸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后悔。自此兒患遂絕，洵亦異乾。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攜戲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膽即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抉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抉我睛。噪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抉睛，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觥，觀其上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況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挂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犬燈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廈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為犬睨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還臥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人既醒則身臥床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此為及寢陰揪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為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攜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群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双環被黃布鬚髮鬈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轡不甚禮

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聞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輾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矗然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炤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髫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葑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髫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蹤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死窆園內眾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媼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眾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餘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

器者置柈其上轉視則肴餌已滿杯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未
後行器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椀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買償
其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異使至疑始解一夕
夜酌偶思山東苦醁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甖可供數日飲
劉視之果得酒乃其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
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
至可恨傖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
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
由得無所告訴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亦已耳何謂狐也僕
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
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
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甖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羣憚其神
呼之聖仙劉為繪小像時張道一為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
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懸座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
之不可乃托身於髯髯之老下官殊不怒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
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
懼反卷劉詰之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毋痛否使不能

欺以實告無何婿亓生來請覲之女固辭亓請之堅劉曰婿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亓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婿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鴞鳴亓聞之脛股皆軟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為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亓二十金亓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為河伯占據庫藏皆没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將為戰場君當求遠差庶免於難劉從之乞于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没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于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罣悮貧至饔飧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畱贈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旛長二寸許羣以為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
事之夏亦相規不倦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
夏遘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襁褓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
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恆產無多又
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
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
操業半年家貲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彷
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
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
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
若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
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
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
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
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
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
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

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錢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
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錢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固不駭異
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
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
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
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耎無地仰視星斗在
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甕次如瓿
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星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
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
二龍夭矯駕縵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
人以器掬水徧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
因取一器授樂令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
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
萬尺擲前使握端縋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飀飀然瞬息及地
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
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
炤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炤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坐
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

徹而搦出從之也

已下咽愕然皆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因夫君夫人德優宅壽齡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机徵言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悅以從此與燕顧提筆若何以少異空雷曾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扃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賭因先子亦識韓值大佛寺來一僧專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澹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覆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為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為注又敗

漸增至十餘千明々無他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覆陰念再贏數千亦更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并末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嶮巇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章如擎團扇左覷人而右顧已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罔兩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々於場頭舍上火烟生尚眈々於盆裡忘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技癢英雄之臆顧橐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玄夜以方歸幸交謫之人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餓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田冀珠還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豬中誰最善羣指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出托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垣來窺陳乃釋女女々見景凝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闔戶欲寢則女子盈々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為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來往女恒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煩雜困人甚從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懽愛甚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游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至輒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後數浼知交請復於景々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之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

餘並無踪備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
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悵悒而返後半載適
行於途見一女郎着朱衣從蒼頭鞚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爲誰
答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誤耶女郎聞語
回眸一睇景視眞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塡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
聞呼主婦欲情奮老拳女急止之啓幃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
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
厚名列桂籍故妾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即替
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俛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
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倖名
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趁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
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
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爲故人亦宜有綈袍之義鄭然

子云恩 恩景 霞亦採 心

之出其敝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廿餘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
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
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搢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
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啓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
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卵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平舉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行永平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奪一屠刀奪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着我剁指遂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奸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已奉　俞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邸抄

五殺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殺大夫喜為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夜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羊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己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畢載積先生志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婦盛妝踐禾越陌而過貌赤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納欲與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為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赤薄如嬰兒細毛遍體異之又疑其蹤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

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
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問所乞或勿忘
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鋌約五六金翹邊
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
齕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真
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
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
駝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
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貲相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聘婦之說婦曰一
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如何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
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婦曰此月老注之非人力也馬問何遽言別曰戴月披星
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搪塞何為天明而去授黃末一刀圭曰別後恐病服
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
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衒露既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
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
見女坐室中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
坐堂中伏體於牀倩人爬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
直但求得一二金裝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

而已盡亦未曾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胃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
蓮舩盈尺乃悟猴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猴女之自為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
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
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為河漢也

翩翩

羅子浮邠人、父母俱蚤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為國子左廂富有金繒而無子。愛
子浮若己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
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家半年。牀頭金盡。大為姊妹行齒冷。然猶未
遽絕之。無何廣創潰臭、沾染牀席、逐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遙避自恐死
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邠界。又念敗絮膿穢無顏入里門尚趑趄
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
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
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
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又開幛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郎作袴。乃取
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卧視之製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
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
不可著。取而審視則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

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甕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
之。數日創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
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
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也。小哥子抱得未。
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窯哉。那弗將來。曰方嗚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款
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誤落
案下。俯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怳然神奪。頓覺袍
褲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
見也。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花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
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
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跡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
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
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懼貽誚責。女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
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蓄旨禦冬。顧生肅縮。乃持襆掇拾洞口白雲為絮
複衣。著之溫暖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子。極惠美。日在洞中弄兒
為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江
花城訂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
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取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曰此兒福

相攸。教入塵寰。無憂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讌集。翩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懽。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悞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剪葉為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侄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并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逕。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幄誹謔。狎寢生雛。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跡可尋。覩其景況。真劉阮返棹時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其公在瀋陽宴集山顛。俯瞰山下。有虎啣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

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狨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頂獮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閧散余嘗謂貪吏似狨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誌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卻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即來答拜。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逃者。何須逼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懽。向暮有兩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爇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斂翼。蒂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須

之鼓又作而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衫鼓僮笑采指數尹得九簪余四簪尹已薄醉不能盡簪強引三觴離席云云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逆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驩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而掃無纖塵燭泪堆砌青階下窗闌零帛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為僮僕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耎手入其中則水隨手泄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為晶魚游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至戚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踏於門尹懼夜忽解為水陰滋滿地魚亦斃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尹予一片懽謝而去

楊千總

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有千總楊化麟來迎冠蓋在途偶見一人遺便路側楊關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楊曰此奴無禮合小怖之乃遙呼曰遺屙者奉贈一股會稽藤簪綰髻子即飛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

瓜異

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黃瓜上復生蔓結西瓜一枚大如碗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沉沉若有物墮視之
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
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
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
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媼乎出門逕去青
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
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
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能以目聽以眉語
由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恆產稅居王第性純
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啖糠粥入室與生母絮
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覺之而自恨生
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
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
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
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媼媼
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
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托侯氏賣花者

若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玉玉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即為汝允之女俛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了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嘆曰不苟合、礼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

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盈焉，是夫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子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千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嫁於生。入門，孝翁媼，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厭糠秕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資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媼從女。未幾，媼又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嫗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葬雙親者，從之。嫗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而葬，富者又嫌子為淩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搢紳而為人妾耶！嫗無言，遂去。日

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媼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毋寧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媼于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双櫬具舉。已乃載女去，入冢室。冢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不聽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庵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禁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警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半餘，有貴公過庵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尼婉語之曰：娘子嬰曹，不甘媵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蹙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後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晦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忌。老身笑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色。尼啓扉，果公子家奴騶，問所謂，尼紿之……但請後三日以……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後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撾戶大譟。女喜變作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啓

閱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棒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羣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艷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舍尼引入睹女駭絕凝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蹤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俛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涓吉合巹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亦無以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夕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

所以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羅剎海市

馬驥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飢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己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襤褸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遍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往置棄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剎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為墻色

刻[illegible]似子厚

如墨樓閣近百許然少見霞以紅石砌其殘坭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盖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鬅鬙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搢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閽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郎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為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盡如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臣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翌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郎出告馬深為扼惋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為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遊戲猶可何能易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懽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

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
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
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
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
立憪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
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資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曰吾
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
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
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
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游矚村人勸使自貴馬
曰我顧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資者遂與裝資入船船容數
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
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
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
市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鄉
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
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
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

在上世子啓奏臣將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
文學士也能倚官唐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
水精之硯龍鬚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
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灸數行龍君
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
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即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
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廿時酒罷双鬟挑畫燈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
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香爽天方曙別離
女妖鬟天弁入满側生起趋出朝謝拜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
龍君皆崇員采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虯呵殿而出武士
數十騎沿潮孤荷白檣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閒徧歷諸海
由是龍婿之名譟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琉璃中有
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
花開滿樹狀類簷蔔每一瓣落鏗然作响拾視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
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
鄉土因謂女曰生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
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
泣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

故土之思詎豈遽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啣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剎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胤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餽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涘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如何也顧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為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

毋可話敢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裡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覿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復省書。攬涕。兒抱頸曰。歸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啞啼嘔啞言歸。生望海水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烟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輿至殯宮。有女子縗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為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鬢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猱。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檁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爆玉為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錮。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猫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猫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攜趨出。姬驚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翅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歡。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故。雞犬無聲。

重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或捉得則貨其肉於陳、柯二姓。皆友諒裔。世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得一頭。繫舟中。弄之為戲。一日泊江口。縛稍懈。忽躍入江。俄頃波濤大作。巨浪如山。估舟擺簸。一時傾沒。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游輒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著膩帢衣皂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托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云即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皋比焉武與語言詞朴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慙而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即不受武托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淹忽以死為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亟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

來七郎撿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廬極意
慰解之又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軸鞹出兼邀同往七郎
不可乃自歸七郎念終不足以報裹糧入山凡數夜得一虎全而饋之武喜治
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公子妄
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卻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
受之既去其子奉媼命返新衣索其敝裰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
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召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媼出跨閭語
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為爭獵
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
老母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
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矣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
即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武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
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疏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
恒數日留公子家饋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煩多夜舍履
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三僕即床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
語七郎佩刀掛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閃爍如電武驚起七郎
亦起問床下臥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
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尚如新發於硎見惡人則

噫嘻當言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七郎終不樂輾轉床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朕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彌子能得主人懽一僮僕年十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恒怒之當夜嘿念疑必此人詰旦喚至善言絕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爛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阻戲婦欲遁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愬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為邏者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恒故長者恐侄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縶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媼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馳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慰勸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臠割拋尸曠野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叔侄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辭欲笞恒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搢紳則生實為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眥欲上羣役禁捽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恒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

見武叔斃，亦不復寬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為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一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鐍寂然，鄰人並不知耗。一日，其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認，識者知為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臥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崛然躍起，竟決宰首，已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夤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環守之。武取而厚葬焉。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為佟。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少龍、汲得
光奔鬱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荊卿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

產龍

壬戌間，邑邢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束如握。臨蓐，一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去。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媼者，焚香禹步，且捺且咒。未幾，胞墮，不復見龍，惟數鱗，皆大如錢。繼下一女，肉瑩徹如晶，臟腑可數。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
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
多葬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酹奠
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
生不在、脫帽登床、著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朦
朧、不甚可辨、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
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著冠、揖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
同邑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卻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
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瀆、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
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為辭。
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俘至
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啟櫬去。
今不在此。問女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
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
村落、約數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指彈(叩)扉、即有媼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為、曰、煩
達娘子、阿舅至。媼旋反、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茅舍子大隘、勞公子
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

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遍問妗姑生曰具各無恙但荊人物故矣女又嗚咽
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為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
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
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媼曰公子曩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
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
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斂衽甥曰九娘
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生睨之
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
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
冷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
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倘不以糞壤
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
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啣半
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勞垂
顧遂攜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既而曰家
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撝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
僚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箑意
甚忻適纔至戶庭望塵即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生

曰以無田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臥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朱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偕也、朱乃導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嫗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禮。當即脫邊幅。乃指畫青衣、進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為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既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剄、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繞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縷金箱裡看。血腥猶染舊羅裙。天將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來宵往、嬖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為名、生聞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淒然而出、忉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叩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鬢籠鬆、驚來省問、生惆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妗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汍瀾、生

亦舍佛而別。叩寓歸寢，展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纍纍，竟迷村路，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丘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逼近之，色作努，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湮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艸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鬲間物，不能摘以相示，冤乎哉！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鬥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銅絲籠，於敗堵叢艸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轉側床頭，惟思自盡。時

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旁望空代祝，唇吻翕闢，俱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拾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亂臥，針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跳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矚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蟆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間。躡跡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

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徑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出。未幾，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嘿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惙然。喜寘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籠虛，顧之則氣斷聲吞，亦不敢復究兒。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

外虫鳴驚起覘視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
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趁之折過墻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虫伏壁
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
小虫忽躍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
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鬥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虫自名蟹殼青
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
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
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鬥盆小虫伏不動蠢
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豬鬣毛撩撥虫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虫暴

促織 現異 造考 之苗

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鬚直齕敵領少年大
駭解令休止虫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
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
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虫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
喜掇置籠中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虫鬥虫盡
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
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遍試之無出其右者
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
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由此以善

蓄虫名，屢得撫軍殊寵。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反、應、落、田、點、足

（刻刪）是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夫！

阮亭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老先生也。顧以艸虫纖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異辭耶。

（刻無惜哉二字）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一秀才來謁，峨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即爇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瞥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鬬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為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咸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家也茫茫大刼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无皂白耶

諸城某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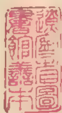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墜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舁瘞之聞其氣縷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眾為鬨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墮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父訟笑者眾斂金賂之又葬甲乃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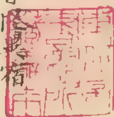
異史氏曰一笑頸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頸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者耶

字云問
入子廟
卯都南
平都山
前身
亦無他
然半有
御史廟
禪學
叢唐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鞾聲入則一頒白叟皂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叟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叟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舛叟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適相脗合方嘆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酆都御史

酆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酆都聞其說不以為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闊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虛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坐曰此為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泣

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群拜舞啟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為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亦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頃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目前頃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龍無目

是日沂水大雨忽墮一龍双睛俱無奄有餘息邑令公以八十蓆覆之未能周身又為設野祭猶反復以尾擊地其聲堛然

孤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女奔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為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曰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于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覩仙容萬白于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為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嚦嚦在目前四顧即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謔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人聞聲

阮亭云此狐辯而黠自是東方曼倩一流

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高曾毋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為狐請與客言狐典顛顛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祟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群鼠出于床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于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為之粲然孫曰既不暇見我輩留宿宜勿去國阻[illegible]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小有迕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上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着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曾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閧堂[illegible]

中云妙賞人頤

三遍擊座又大笑衆知不敬

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者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鱉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旦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恢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謂萬曰事且可歸乃治裝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莩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前此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庄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關一蒼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媼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遂宿焉狐早謂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于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于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illegible]人與

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雨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為怪遂與評駁今古翁殊博洽鏤花雕繢粲于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致何不少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為可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畫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為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尚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懟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冢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垣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搖戰不知所為妾起

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關遽出群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風鳴鉤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墻急不得上傾跌咿啞亡魂失命妾拄杖于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插得打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于物色由是善顏視妾遂如嫡然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禦災化鷹為鳩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主同車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勇弁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勅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廷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何也但勸盃酒言辭閃爍殊所不解言話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曛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肴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

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攜襆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户寢窗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鳥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寢頃之板上橐橐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蝟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闢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鬐深黑色牙粲群峯目炯双炬及几伏餂器中剩肴舌一過連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冪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啓外户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扃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廄也廄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廄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秘不一言我橐中蓄放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道爲己能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爲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

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淘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願丐尺地掩屍父張徵知其姓氏大异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窗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比令携若兒來葬已毋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懟之意形于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婚~~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餓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首飛蓬也父止婿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之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郎少停待即又奔入視女往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張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貧富由天所授今由貧賤而知後日不富貴乎姊而若此~~苦逼勸之~~未後倘者父心絲亦集因此哭嗚嗚謝毛郎未郎~~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姊姊勸駕也父以其言慷爽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汝逆婢不遵父母命欲以兒若姊代兒肯之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餓殍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款逑好然女素病赤鬜稍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

之說由是益以知已僕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于厄以故晨起尚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直特以夢兆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髮鬑鬑慮為顯者咲富貴后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惋喪志心赧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后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蓋別后復夢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髮亦尋長雲鬟委綠轉更增媚姊遂里中富室兒意氣頗自高夫蕩惰家漸陵夷空舍無烟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慚怍姊妹輒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頃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忿然廢身為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攜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之及啟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却之意發金咲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師嘿然自嘆念平生所為輒自顛倒美惡避就繄豈由人耶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囹圄公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

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娥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嗚呼彼蒼者天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續黃粱

福建曾孝廉捷南宮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郊郭偶聞毘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詣問卜入揖而坐星者見其意氣揚揚稍佞諛之曾搖箑微笑便問有蟒玉分否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淹蹇不為禮眾一舉手登榻自話群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便指同遊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為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于願足矣一坐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賫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以下聽其黜陟賜蟒服一襲玉帶一圍名馬二匹曾被服稽拜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榱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然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贈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

隱仍其名
史例

華指與諳下此者領之而已晉撫餽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媚々
為仙々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聲歌[illegible]一日念微
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
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即傳呂給諫及侍
御陳呂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了頗快心意
時第連升者皆因畏懼
偶出郊衢醉人遮騎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illegible]
[illegible]
無何而媚々仙々以次組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
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遣宿願今日足快可適我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
貲于其家俄頃藤輿舁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艷絕也自顧生平於愿斯足
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然竊其意各鉗為立仗馬曾六高情盛氣
不以置懷有款閣學士包上疏其略曰竊以曾某京一飲賭無賴市
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為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
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奇貨量缺肥
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
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編氓
甚且一臂不袒輒迫近鹿馬之奸片語方干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
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蠶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氛氣冤氣暗
無天日以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

寡言甚
妻宰相
役寄食
瀟院相

嘗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
人民。詔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其方炎炎赫赫恬竊無悔。召對方
承于闕下。萋菲輒進于君前。委蛇才退于自公。聲歌已起于後苑。聲色
狗馬晝夜荒淫。罔卹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
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捺䓁之禍。臣[illegible]夙夜祇惧不敢寧處。
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
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喚悚駭如飲
氷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又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
墻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
員前往提問。曾方聞旨驚惶。但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挾弋直抵內寢。褫
其衣冠。與妻並縶。俄見數夫運貲于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瑤玉數
百斛。帷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舄道墜庭階。曾一一視之酸
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捺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
中杖跳鎖輸封鎖俄樓閣倉庫已並封訖。叱曾出監者牽衣羅曳又乃覇君吞聲
就道。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亦不得。回顧嬌僕道去無存天盡零落而行
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又十餘里已乏困憩不日曼欲見
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獰目來窺不容稍
停駐又頓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蹩躠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

晝泣坐路隅曾亦熄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群盜各拣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言孤身遠謫橐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羣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詢有數及擁妻狎既朝盡無所有曾叱怒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亦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墮地作聲冤鬼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逾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覩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曾前匐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悞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群和聲如雷霆即有鬼以巨杈捽至墀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熾炭鼎足盡赤田園崩財爆焰作嚊曾觳觫哀啼竄跡無路巨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捉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曾出復伏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鬼復捽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罥腸刺腹于其上呼號痛楚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一落刃交于胷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濶忽焉脫落四支蠖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几何即有鬑鬚人持籌握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

亭云：佛耶？菩薩耶？

云：何不兄鬻閨耶？節

積來還令飲去。少間取金錢堆階上。如丘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綰一火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焰生五采。光耿雲霄。鬼撻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絮。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缽。腹轆轆然常不得一飽。着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以赤鐵烙胸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良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縶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踴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也。正悲號間。聞遊者呼曰。兄夢魘耶。豁然而寤。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

焉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中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粱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龍取水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為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癡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攪江水，波浪湧起，隨龍身而上。遙望水光睒爛，潤于三足練。移時龍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渠道皆平。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樹陰濃茂，頗無車馬喧。苦室中壁虫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床，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鞲，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蟻。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床緣壁，搜噬虱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睨之，鷹集犬竄于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着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葦篾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御者蜂衛，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

寫云羽
賦小言
谷雨之
奇

二十

向二

奔紛如撒菽蝈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恍不知所由蹋窺外窺渺無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遺一細犬伏壁墻腰磚縫上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去躍登床榻尋衣縫齧殺蟣虱旋復來伏卧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簀遇虫輒噉斃蚊蝇無敢落者公愛之甚于拱璧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于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匾而死如紙剪成者然然自是壁虫無噍類矣

棊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辭組鄉居日携棊酒游翔林丘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鳥然而意態温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指棊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勿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已又着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奕自晨至于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兩公座敗顙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圉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圉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圉役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捐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卧已二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瞥然間書生即地而滅公嘆咤良久乃悟其鬼

越日馬成寤公呂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弈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弈者狎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憤悒齎恨而死閻摩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于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于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絏縶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弈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著徒令九泉下有長生不死之弈鬼也可哀也哉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昧爽偶行遇一少女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躡露奔波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隙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縶驢于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如毯徬徨間一班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剎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后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蓁莽入其室則簾幌床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

丁云詩佳

揣額以鏡台自献辛笑曰客謀之荆人生郎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為擣元霜主人胡盧而笑顧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遂搴幕入隱約三数語即趍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嗢噱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祗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嘿然聞房内嚶嚶膩語依稀有紅衣人在生乘醉搴簾曰伉儷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内閙鉤動群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婷婷拈帶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数人捽生出酒愈湧上倒蓁蕪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著卧移時聽驢子猶齕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蹡而行夜色迷悶悞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并不知其何所遥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閎以策撾門内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竢忽聞振管闢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数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濶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為素未拜省

醉態如畫

字生

一云姁
一本翁為
一本那

乞便指示媼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生對懸想媼曰甥深夜何浔來此虖
胆力自矜詡遂一一歷陳所遇媼咲曰此大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于姻婣野狐
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致之生稱謝唯唯媼顧左右曰我不知
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
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曾從阿母壽郡
君何忘卻媼笑曰是非刻蓮瓣為高履實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
曰是也媼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謂青衣
曰可遣小狸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
見紅衣女子望媼俯拜媼曳之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
娉娉而立紅袖低垂媼理其鬓髮撚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
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閑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媼曰此吾甥也
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俯首無語媼曰我喚汝
非他欲為阿甥作伐耳女嘿嘿而已媼命掃榻展裀褥即為合卺女覥
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媼曰我為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
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媼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婦
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歸家檢曆涓吉以良辰為之
乃使青衣送女去听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欻一
回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冢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

一作涓

為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
咨嗟而歸漫檢曆以待之而自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
涼無復人問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
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
之門外譁然躧履出窺則繡幰已駐于庭双環扶女坐青廬中粧奩亦無
長物惟兩長鬣奴扛一撲滿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
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
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蹇修翼
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為賀致几上而去生以
告女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相狎
聞生得狐婦饋遺為餪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
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準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
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什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
懽而散生歸笑述于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于
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諛噱前郄漸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生第二
公子沾沾自喜走伻來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客從
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嘆賞酒數行樂奏于堂
鼓吹傖儜賓主甚樂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

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于今尚以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不能言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儇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為人勤儉灑脫日以紝織為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帛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一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翼日出弔于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夙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為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頹臥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妒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為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銜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床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酲解始覺身臥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紲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蹴之不動而殭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姦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潸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君無理

可伸朝夕搒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甲由
貽伊戚復悲而誰令白綢羅張潘陷害深按（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虐）或有生時徒受摧
殘以後何益生泣听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遂遣婢子去
獨居數日又托姊媼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
愛異行羣生被逮用康熙某年餘漸不自給婢食等無間圍償
會未當十申缺生認悞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
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蹤動晝去夕來無停緩每于寂所於邑
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孤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
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
應之亦不悽惻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台華爵
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
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鞫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
見閨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懷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
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婢由初奉小姐命赴燕都欲達宮闈（先是女遣婢前往）
為生陳冤（婢本業）（婢至則）憲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
甚懼悞方欲歸謀忽聞今上（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构欄
蒙寵眷謂（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子對妾原籍隸
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构欄中上憐然賜金百兩

臨行細問顛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婢子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膴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情告生生急拜側泪眥双熒居無几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尔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生聞之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臥閨闥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即以婢賜金為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為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陬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豉具鹽盎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騾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于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冤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于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于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
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
後門人啟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為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
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適
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于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滴
師不至儽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
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
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
不言遣門人伺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
人無知者門人父子以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諸處探訪絕無
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
敢捕治達于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
都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盎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
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卻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
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
各對覷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我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
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鬭移時巨人抓攫
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盆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酤、一夕魏独卧酒楼上、忽聞楼下踏蹴声、魏驚起悚听、声漸近、尋梯而上、步々繁响、無何、雙婢挑灯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咲、魏大愕怪、轉知為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咲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慙形穢、靦顏不知所对、書生率婢子遺灯竟去、魏細瞻女郎楚々若仙、心甚悅之、然慚怍不能作游語、女郎顧咲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煖手於懷魏始為之破顏、將袴相嘲、遂與狎昵、晚鐘未發、双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咲曰痴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々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猜妾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裯濇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襆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爽頃之緩帶交偎、口脂濃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窓間忽見女郎華妝坐墻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義、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

徨遥見双灯明滅漸遠不可覩快鬱而返是夜山頭灯火村人悉望見之

捉鬼射狐　李公

李公菁明雎寧令樸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新城王季良先生内弟先生家多楼閣往〻覩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晩涼或告之異公咲不听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辞言喜独宿主卒不解怖主人乃使炷息香于炉請衽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即枕移時于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亦不休公叱之鏗然立止即若有人拔香炷炫搖空際縱横作花纓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尔裸裼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不暇寘捜赤足揭搖處炷頓掉熄竟寂無兆公循身遍摸暗隙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啓覆下楼呼從人爇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数人捜履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履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于淄之孫氏第〻綦濶皆置閑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墻時見閣扉自啓閉公亦不置念偶與家人語于庭閣門闔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緑袍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対閲欲射小人見之唖〻作揶揄声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絶公居数年安妥無恙公長公文三為余姻家其所目覩異史氏曰予生也晩未

得奉公杖屨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覌此二事大概可覩浩
然中存鬼狐何為乎哉

~~審償債~~又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王卓~~某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
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為役~~物~~務每賚之畀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
輙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豈可
以久乞主人貸我菉豆一石作資本公忻然~~即不能刻苦作生計太好事~~
~~立~~命授之~~卓~~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貲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
置不索公讀書于蕭寺後三年餘忽夢~~卓~~某来~~今閙老~~對曰小人負主人豆
直今来投償公慰之曰若索尔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筭數卓愀然
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受賜人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
且不容昧況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
且修偉忽悟曰得勿駒為~~卓~~某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卓~~某名駒奔赴
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
購之議直未定適家公以家中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
齕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赴付小人朝夕
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子剖分之公~~手視同廢物遂~~
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忽来曰駒已售~~售驢得錢千八百啟以半獻公子公受錢

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頭滚

蕪孝廉大頁下太封公晝臥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轉旋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公就莒陽婦宿羅敎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妻所往妻由木自去我家中有光童可以炤顧杜冠服欲出忽見妻憒昏絮絮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臥榻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勿吾母耶妻罵曰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為吾父不勝他人也何乃歸家識祟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常為兒婦來何反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遂我許小醜送便宜付之杜如言于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孟明殊途安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去即復返此為渠事當毋憚勞言已由晝此早去妻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橐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雖袱尚餘二鋌欲竊取一鋌來作糊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為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歛手未敢動杜以妻病葦疑信未半越三日

方笑語間忽睒目久之語曰尒婦綦貪曩見我白金便生覬覦、急大西
故亦不足慮怪將以婦去為我敦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
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曰不用尒掭作我烹調自有人衹須堅坐指揮足矣
我冥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廚下見二婦掭刀砧于
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于簋必請覘視曩四人都在筵中進饌
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胡四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為
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諆狐狸面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
大愕卻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闃寂無人遂揖而祝曰
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寵忽聞虛室中
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跫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座自移相向甫
坐即有鏤漆硃盤貯双茗盌懸目前各取对飲吸啜有聲而終不見其人
茶已斷繼之以酒細審閥閱曰弟姓胡氏于行為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
酢議論意氣頗洽鱉羞鹿脯雜以芗薑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
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
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
問胡曰南城中巫媪日托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蔑

妾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西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
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于主人張知為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
請于胡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敢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
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于途謂
張曰後先生于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
城至巫家見張至咲逆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尔家狐子大靈應果
否巫正容曰若箇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家花姊不懽
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踉蹡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
身也張咲曰婆子盲也凡曾見自己額顱破寃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
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顛蹷穢泥乱墮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
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闔戸不敢出張呼與語曰尔狐如我狐
否巫惟謝過張抑斗且仰首望空中戒勿傷復巫巫始惕惕而出張咲諭之乃
還由是每獨行于途覺塵沙淅淅然則呼狐語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
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胡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
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墻頭蘇然作响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
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業頗淺祇好攫得兩頭雞啗便了足
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
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别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

将歸去矣君每以对面不覿為恨今請一識数歳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觑則内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叉身而行即有履声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别、胡曰離合自有数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為西州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適初意咨嗟馬上嗒喪若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語間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欷歔而告以故少年亦為慰藉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别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哂納也復款詢之馳馬還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簏子献于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猶（尤）烈。如强弓怒馬傑人于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劉囊刺橐。攫貨于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也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来也漸。其入也深。悞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机設阱。情状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白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將往

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
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為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撝卑，祗奉
殷勤，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
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慙，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庭，
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
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為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
僕咄叱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年四十
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兮眊寐欲墮，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數里。王怪
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青苑人，許姓，臨淄令高檠
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
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
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
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　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
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
況。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
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
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
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問，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

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薅惱。因取紅巾拭面，嘆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隨入舍，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問，又有携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稱兩餘付主人，囑治肴酒以供夜話。二人咸勸止之，少年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處，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蹙然曰：「生平寡歡，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呼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為塊，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為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一局，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

鬨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段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能許願代雜其難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酣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嘈嘈首者言佟姓為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敘同籍笑請復博為戲衆果復賭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奪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如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彼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佟不然以道義之交遂竟取君償耶王故長厚竟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佟乃對衆發王裝物佔入己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各嘿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股陰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喘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塞塞被治役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騾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為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衾袂着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圉僕者又轉念其

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
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責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
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為數十金委縶數百里恐僕發其
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云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
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
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
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濟楚見吳過亦起超
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
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值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
不妨吳意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
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
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寂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
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弊罰黃強
使釂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
橐金為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吪吳諾
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罄議質
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吳急起投色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

鎗不保破扃起鬨有數閧〻入搜捍搏者史黃也言無有一人竟捽吳
被指為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捽吳裝方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
輿馬呵殿聲吳急出諾呼衆皆懼惧入之但求可聲吳乃從容至並
付主人函簿既竟遂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
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潛吳衾裸體
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〻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
抱史極力周奏不料吳固偉男大為鑿枘嚙呻殆不可任竊〻哀宛
吳固求乾肖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竟不能起抗
言暴疾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為藥餌之費途中詰狐乃知
夜來會簿皆狐為也黃於途逾旬[illegible]吳暮投同舍斗室甚隘僅容
一榻頗燠潔而吳使之黃曰此卧兩人則隘君自卧則寬何妨今已往去
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
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艷妝遂入自扃門户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
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
之女曰不敢隱君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
宵何久不至又鳴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
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捶闥喝沸但
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閉壁扉外亦

有騰擊声、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語、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听排
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為、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不坐視亮
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祇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簿不修、適以取辱
且尔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
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開、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香醞適
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太殷、兩人辭歉起、秀才牽裾若不令去、後乘間得
遁、搽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兩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
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嘿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
為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尔輩禽獸之情、亦已
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户出視大罵
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
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用此女即歸懷二心矣不如~~以重價貨
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綳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
吳固不肯破重貲、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
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
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响、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
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咲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儈、竊所不平、適與鬼
頭計、又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報兒~~曰~~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

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兄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殂。二僮欲質母官，主人益惧。喻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兄具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甚篤，家益富。細詰女子，吳累矣，少即其知。夫蓋吏即金也。襲一襯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巽，連天時苦之人，不亦快哉。奇哉。知。言。騙。者。害。極。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于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乱擊蛙頂，如掮雲鑼之，衆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声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懽，悉合劇中關目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

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耎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怍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為之禁呪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椸枷閒緩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遽拔衣代[illegible]暗中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渺束薪爇炤泥衣一片墮地上棄頭泥巾猶存

土地夫人

篤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神祠中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褻語懽然樂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止至夜果至極相悅愛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竟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能起美人來更頻家人都能見之未幾炳果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返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憒憒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〇冤矣哉〇

寒月芙蕖

濟南道人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帢衣繫黃絲

別無褌襦每用芊梳々髮即以蓋幪鬢際如氈狀日赤腳行市上夜臥街頭離身數尺外祁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于河津驟掠其衣以脅之~~甲不得飛術欲潛以衣去使其動搖不得~~道人揖之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紿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負嘿不與語俄見黃絛化為蛇。圍可數握。繞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其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絛々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游從此道之日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于水面亭報荅恵之飲至期各于寨頭溽

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傴僂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頤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搯之內有應門者振當而起共趨覘望則見幢々者往來于中屏幔床几亦復都有即有人一々都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受授、雖頗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肴酒散馥、熏炙騰薰、皆自壁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窗外茫々、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佳集、可惜無蓮花點綴、眾俱唯々、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眺矚、果見彌

望青蔥閒以菡萏轉瞬間萬枝千朶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
為異。遣吏人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
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
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
公甚悅之、携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醞每以一斗
為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為辭道人笑
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刻出
遍斟坐上、與公所藏更無殊別、盡懽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瓻則封固宛然、
而空無物矣、心竊愧怒、執以為妖、笞之杖纔加公覺股暴痛再加臀肉欲
裂。道人雖聲嘶堦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笞、逐令去、道人遂離濟不
知所往、後有人遇于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膠之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
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兎鬬草萊中以為異因請于主人為宅兆構茅
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
雨戶中見舍上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
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
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

隸軍籍是年應從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侯十八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為婚忽自謂兄曰大哥愀唧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然侯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即配婢侯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及數武崖石崩墜居人遥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没侯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禎啟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封家進御者有娠即以上聞官遣媪伴守之既産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産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媪又生男應以嫡泒賜爵旁支譟之以為非薛産官收諸媪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酗于酒戚黨多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為人滑稽善謔客與語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坐忤客客怒一坐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捽以歸纔置床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皂帽人縶去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為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論鬬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又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翼日早候于是堂下人紛紛藉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

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而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并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烏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酤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皂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團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煩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顛詈使我捽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觳觫汗下盃著不能舉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逕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歸駕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時每三盃後喃喃尋人疵小不合輒撾門裸罵猶謂稚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酤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浼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賈諾之繆即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來覘望賈請間語

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契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貲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矚貲囑勿遠蕩道諾而出見街里貿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illegible]畫拜似是囹圄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深不可底方跨足窺探闌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illegible]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趙出握手歡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釂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君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溱常言耶益憤擊桌頓罵翁晚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捋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脇脛堅難動搖痛徹骨髓黑水半雜溲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貲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子不知不可為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岳受斧鑕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貲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為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為期子歸宜急措置夜于村外荒壙中呼男名焚之此愿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無益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卧三日家人

巨死且不過情見能生豪氣

謂其醉死而臭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藕大嘔嘔出黑瀋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濕裀褥氣味薰蒸與吐物無別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剌處痛腫隔夜成創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纍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于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閭戶逕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撻無數曰便償爾負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戒酒文心齋為伯倫輩作

虎子趙城嫗

趙城嫗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為虎所噬嫗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許于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嫗愈號咷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諾綁來由爾歸我便捉虎償殺人罪嫗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判捉虎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偽局姑以解嫗擾耳因亦不甚為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由果欲捉虎便須拘獵戶藉并十年何能捉虎宰即判獵戶懼淫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不能獲

寃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
被咥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
出縲索縶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
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
爾能為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嫗方怨宰之不殺虎以
償子也遲旦啓扉則有死鹿嫗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為常時啣金
帛擲庭中嫗從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卧簷下竟日
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嫗死虎來吼于堂中嫗素所積縛可營葬
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
始去土人義之立虎祠于東郊至今猶存

阮亭云此聞亦奇人云王子一所記孝義之虎乃所記贛州良富里郭氏義虎及此凡三何其義虎之多隨哉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間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
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捉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
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攫其首攧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
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拳勇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
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

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謌謌然交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蹈僧瑕，僧忽一腳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場，觀者填溢。尼告眾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為戲。」如是三言，眾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耶？若尔，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慫臾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頡頏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踝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迕客，幸勿罪。」李舁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鹵莽，惹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怪，蹤跡詭異不可測。　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峰為內家。三峰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宗傳溫州陳州同，州

同明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其最著者鄞人也雨窗無事讀李超事始末因識於後阮亭書　征南之後又有僧耳僧尾者皆僧也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迷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之以為戲具宰怒殺術人留童子欲醫之尚未得其方也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誤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癢涎流不可制止取琖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饞渴而死多矣一琖既盡倒瓶再斟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為備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長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彼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丘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丘固強之乃煨醯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

詔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來辰詰知其故因戲嫂不肯為
兄辭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
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興初濃即無藥猶甘之況醋乎此亦可
溥矣

羅剎海市　聊齋第一、過於唐人小說矣

續黃粱　或云太酷　鴞鳥亭云已是喚醒他元微之云千恩萬
　喚醒人向生無夢猶不醒

孤於此注意孫雖一　但亦志何人爲　故何為者

念秧再一首尤佳

聊齋志異

鴉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六河休於旅舍乃步門外遇里戚趙東樓

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歡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

步趙曳之~~南推去~~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

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勾欄余因久客暫假床寢話間妮子頻來出入

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捉令坐俄見一少女徑門外過望見王秋波

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嫻婉實神仙也

失便問麗者何人趙

曰此媼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

欲…顧…王言去趙又戲請之

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

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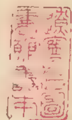
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卻財神去媼以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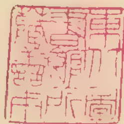
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

匹敵既蒙繾綣義即至重君傾囊博此

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可託

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





主人之扉王故從双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
目不容啟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
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
恙王略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為
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貲本王如言即門前
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顧瞻
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
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
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
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縶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怒
捽女斷衿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懼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
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搶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
啼媼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六河冀得賄贖至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貲東
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
問看兒何說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己愛而
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
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

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
鬬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中有患狐者請孜
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
安由是人益異之王一日遊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
趙慘然請間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鴉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
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男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
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腳直
供億煩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牀頭金盡旦
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恆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媼他出
鴉頭自窗中呼趙曰勾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掇奇
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
即出鴉頭書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悉前世之孽
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
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
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孜
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眥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媼居則車馬方
盈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孜愕立變色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為

踪及視女尸已化為狐孩持刃逕入見媪督婢作羹孩奔近室門媪忽不見孩四
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墮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棲石破扃母子俗
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孩偽諾之剝其皮而
藏之檢媪箱篋盡卷金貲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聞吴媪孩言
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觀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慟自撾轉側欲
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瘞革孩怒曰今得安樂所捐忘撻焚耶母益怒啼不止孩瘞
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感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孩承
奉甚孝然性獷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拗筋不剃去之終當殺人倜庢
夜伺孩睡潛縶其手足孩醒曰我無罪 曰將醫爾宦其勿苦孩大呼輾側不
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 力挑出筋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
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
史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奴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奴者至狐而鴉則數而禽矣搣理傷倫
其何之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謂
魏徵饒更嫵媚吾於鵲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毎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
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

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臥縶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入鼻饞火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至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木雕美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濼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簏　牽巨犬二於簏中出木雕〻〻餘手自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韉被　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鐙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范十一娘𧀒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騷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恆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

一娘亦審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
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惆悵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
妾素無葭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
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
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ニ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
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
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
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ニ　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
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ル　然貧賤者與貴人ト交足未登門先
懷慚怍恐為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
冀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祕密造言生
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
妹衣服履舄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幙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
一日兩人方對弈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
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
封羞暈滿頰默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匆
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

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之痴兄會
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
墻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
惋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媼來婢喜拜問封亦
惻惻訊十一娘興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盼欲死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
家人知歸啟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
各道間闊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娘子未
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婿然紈袴兒敖不足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
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
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
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
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從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
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亦墮世情哉
此人苟長貧賤者予當抉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
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
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
好耳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
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艷歸涉冥想一更向盡

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丘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媼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卻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誤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為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嘿嘿不言但有涕泪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舉宅驚涕痛悔無所復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媼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佳人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愴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欻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冢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逾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漏泄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為資度亦稍小有封每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

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妄凡修煉家無非
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偽為遠出
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污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
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
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蠶自縛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
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嘆久之逾年生鄉
會果捷官翰林授刺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
恭公愧怒疑生儇薄生請間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
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伸以闕　即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
寧焉

狐夢

余友畢怡菴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
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
遇因於樓上攝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
有人搖之醒而卻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雅尤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
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
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
夜焚香坐伺婦果攜女至態度嫻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夙緣即

酒醫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曲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痴重使人不堪
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
主去此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徐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
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々燦若星點俄而主
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絶美斂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白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
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
兒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脇骨遥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
嫁僬僥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髯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
三娘子怒詛也新郎在側直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宴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
猫至年可十一二雛髮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々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
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痠痛二姊曰婢子
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提置畢懷
入懷香耎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子勿過飲醉失儀容恐姊夫所笑
少女孜々展笑以手弄猫々戛然鳴大娘曰尚不拋卻抱走蚤虱矣二娘曰請以狸
奴為令執箸交傳鳴處則飲眾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
小女子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
抱猫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
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

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冷冰也遂起入室易舄女約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弈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着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弈之為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弈者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為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何尚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寖疏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弈不弈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祕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妹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曩有姊行與君家葉兄臨別已三年二女今尚未醮妾與君業無所累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榮矣遂志之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其資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己姓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蒿里山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我最後相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某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賫楮錠呼名酹奠既出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知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芸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餉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蹶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

山東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紙上符呪能奈
我何女紿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
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闊笠持曲項兵幾為所戮至今
猶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
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同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
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
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
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
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
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
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闊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
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尋斃家
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憭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
盛氣襆被獨臥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
探被反復捫摸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攣耳蓬頭臃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
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

婉妙闃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提之女急遁生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小字阿端誤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夭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摋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懽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闊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牀偎抱款若平生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柰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暮以暨曉惟恐懽盡過七八日生

以限期将夫妻終夜哭閙訃於女女曰勢難再祺懇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
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神生者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
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瘠
閨懊懷恍惚如見異狀妻撫之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
不然人死為鬼鬼死為聻鬼之畏聻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
人療鄰媼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
芻馬生從之馬方爇即見女婢牽赤騮授綏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媼疊
騎而來縶馬廊柱媼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僩倲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
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為殃不妨不妨但是
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鋌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噭應媼又仆
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
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
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栗若有所睹拉生同臥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
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
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蛻猶存啓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
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聻鬼怒其改節泉
下啣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
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

衆畢集金鐃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来謝言冤已雪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窗啓稟一夜向生啼曰前[illegible]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為也陰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餺飥媼

韓生居別墅半載糧盡始返一夜妻已臥聞人行聲視之爐中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媼可八九十歲雞皮壽背衰髮可數向女曰食餺飥否女懼不敢應媼遂以鐵箸撥火加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媼撩襟落腰橐出餺飥數十枚投湯中歷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筯來遂出門去女乘媼去急起提釜傾覆後蒙被而臥少刻媼至逼問釜湯所在女大懼而號家人盡醒媼始去啓覆燭視則土斃虫數十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亦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貿販平準賜爾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花姑子

安幼輿陝之拔貢生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岳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欻見一叟傴僂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荊扉一嫗出啟關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釃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郎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田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婿家何里答言尚未安贊其惠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薥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澀安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叟便去安覷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何為生長跽哀之女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狎接臄

極女顛蹶疾呼癡郎何遽入門安繫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
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
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裀褥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
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
絕壁巉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由此得
昏瞀之疾強啖湯粥則嗢噦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
伺之氣勢阽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矇瞳中覺有人揣而抗之略開眸則
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潸潸涕墮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
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
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
望又於繡袪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啖之
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懵騰酣睡辰分始醒
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
齋庭悉脫扃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
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
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
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
聞言邑邑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

遠卿纖纖之歎。何遂能來。曰妾因未歸。東頭聾媼我姨行。為君故淹留至
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衾。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薌澤致
侵肌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
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叟媼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
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
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
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
漸曙。叟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艸艸奔去。叟亦出。
且行且詈。安驚孱遑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
往。踰墻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
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恐。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閈閎高壯。似
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
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妗家。花姑即今在此。
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
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少間。携手入幃。安問妗家何別無人。女曰妗他出。留妾
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偎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
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悶然不
覺。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崖

下驚怪莫察其由异歸衆方聚哭一女郎來見屍則外嗷啕而入撫尸掩鼻
涕泗其中呼曰天乎天乎何遽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
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将啟門女叙不為禮入室遂出啻之不顧尾其後轉眸
已渺摩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女忽盬反側以呻家人盡駭
女子入相向嗚咽女舉手揮衆令去女出青艸一束煙湯升許即牀頭進之須刻
能言嘆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
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毋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
君五年前曾於此道上買獵蛇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
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頗
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也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
酒飲之病乃可除生啣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
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嶐中可於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
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寶所哀憐然為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年慨甯也月來覺
腰中微動蓋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尋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
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燃火穴中有巨白蛇沖焰而出
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
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繃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
意郎君方欲問訊瞥不復見啟襁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恝乃知憨者慧之極恝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貲赴都將求銓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卧舟中僕篡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粮斷絶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粲麗神采猶都呻以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嗷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洒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煢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惬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夤緣選得本省司閫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繼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詣問石況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為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冗尚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司閽者通姓氏石令絶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詈聲釋杯凝聽則婦已搴簾入矣石大駭面色

如坐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即
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跽自投詭辭乞宥婦
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
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當不願有是郎遂為王
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詈石石不能自為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
未入也石戒閽人勿通至此怒閽人陰詰讓之閽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
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笑言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爭夕三餐后掩闥
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厭旦往朝如事姑
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屑還往無所為
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
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后使人竊聽之
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為婦與王極相憐愛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
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為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
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蝮之行而豺
狼之心必不可以久居曩所啖藥乞賜還也即唾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
習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忿然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
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少年綢繆

士林悼之空聞其負孤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豬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啣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桅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携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簏漂泊終夜絓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從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悽惻無聊坐對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僮僕肢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腸轆轆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鏑聲方疑聽所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鞲度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馭卒解裹糧授之囑云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啟石橋通焉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

一架上與雲齊而冒索沉々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閫閾恇怯未敢深入俄聞馬騰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偶與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鬟多斂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薰香爍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傌々肩者提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々縱輕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生睨良久神志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諸鞦韆下徘徊凝想見鞦韆下有紅巾知為羣侯所遺遂喜內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恐相妬莫信淩波上九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逕則重門扃錮矣踟躕因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幾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能垂救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者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令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呈々持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迂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徧輾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踰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饑焰中燒憂煎如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榼出酒食餉生々急問消息女云適

我輩聞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
命餽芳食此非惡耗也生徊徨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
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
殷女子坌息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傖
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紛挐女搖手避去數人持
索洶洶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
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戶至一宮殿碧箔
銀鉤即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
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迕佳客罪何
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
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惝恍而無著日方暮一
婢前白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敖曹階上悉踐花罽門堂藩
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蘭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
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好
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
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
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為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
有小魚啣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

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卿我鄉州也愧食若誰曰阿念亦妾腹心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往闕聖征寅尤未歸居數何日生處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其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僕從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裝爲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雄之友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窗憑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挼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歸道殊少凝睇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呼生聞呼羅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須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饈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跡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荊耳梁又異之問携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旱雷聒耳而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云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貲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贈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

駭生笑曰君悞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豈徒許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篋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嚬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刃割脇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持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刲股為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為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

獅子

暹邏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摶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閻王

李久常臨朐人壺榼於野見旋風蓬蓬而來敬酹奠之後以故他適路傍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曰素不識荊得無誤耶青衣云不誤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答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門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卻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酹奠時乎李頓悟知其為神頓首曰適見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妒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臟腑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扉上無人矣歸視嫂嫂臥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勿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媼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哭不暇矣曰便曾不盜得王母籠中線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瘥由是立改前轍

遂稱瘳嗣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腸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妬如某者正復不少恨惟網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
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由信耳

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
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強於初而貽羞於
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工肖夫像每食
酹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夫
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
光榮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
生一子承祧女亦沾衿遂燕好如平生雞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
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々
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
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々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
有影者偽也抱兒日中影淡々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
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歡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之而去由是日持缽近廛間適

一聲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聲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即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聲為之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於房忽覺足麻木漸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晌刻始恍惚能立時尋吾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駭而卻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淹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於前遂追尾之冀見同鄉以相告語走數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己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尚來迷惘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紫綫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憩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提而捺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飄離殼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山巔峰若霞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又復疊指詛呪女覺木人遂與己合道士囑曰自茲當聽汝遣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嶺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聞案案拘嶺下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收審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昔今遣汝第一差往值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燈閣上倘見官案用印即當趨避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巳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至三針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轉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上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亟女覺身軀重要紙栝似不能勝嘿然作响淌堂愕顧案命再舉响如前三

舉衙墜地下衆悉聞之宰起視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己狀還己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鞫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容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聞音响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騾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歘然復來嚙騾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齕騾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為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艸間毛汗濕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為義犬冢云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瞻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為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未娶妻殞每遠游恒經歲不返兄鼐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游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為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警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頓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殁即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冢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坐對笑謔歡若生平撫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流離沾染茵褥一夕明明瑩澈小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為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歘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眥啟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縶三四人

遇未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不得
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卒並且寬釋卒不
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
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卒怒猛掣項索兄頓顛蹶生見之忿火填
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卒首一卒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
則禍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
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
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
啓關去喪旛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
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
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
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郭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
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
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
挽頸曰既為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
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驀然即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
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
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

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耎足弱不能為君任井臼耳言已艸艸欲出又返
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
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送之出君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
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
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攏漁舟偽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
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
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
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
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壽恐不
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
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謂虐
況冥中原無定之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為酷若人心之所快
即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
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
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

往来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賓郎来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其容恭既
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敘逐踈恭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
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结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
無何二女官至以双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
主禮々已畢席列筵豊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踧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
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懐勿致疑畏生唯々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喧
音聲幽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十人答桂府四座方思
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大悦曰奇哉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
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時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
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揺動
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
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痴々即又不聞近坐者躡之曰王揖君未見王言君未聞
耶生茫々若失懡㦬自慙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
垂宥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愜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
卿既不住亦無敢於强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内官導之出途中内官
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因何嘿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々追恨遂
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炤已殘冥坐觀想歷々在目晚齋拭燭冀舊夢可
以復尋而耶郭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内官来傳王命相召

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曰止偶坐曰別後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
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
見數十宮女擁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鑾輿與生交拜成禮已
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前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
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〻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戚為公主匀鉛黃
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是公主笑問君顛耶曰臣屢為夢誤故細志之倘是
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謂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
矣生大驚趨見王〻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
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授生啓讀章云含香殿大學士
臣黑翼為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
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丘
墟等因臣奮勇前窺覷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
腰則樓垣盡覆真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
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〻生讀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
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命君遠避不知所為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〻盍息而返公
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語曰小
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
乞攜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敵國多矣悲妾從君

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為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堵而羣蜂自牆外來絡繹如繩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夜方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間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足床歌云樹上烏臼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只恐郎無伴聲細如蠅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遶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

懼之浮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瞤蓋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懌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惝惝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佇望我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檐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二子一女晨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媼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挲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跌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既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沒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女

哭令人不耐婦等窮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款樣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誚讓也謝曰請毋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與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允諧將復如何謝亦憂皇請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媼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媼訖掃榻迎婦倍極懽好婦便操作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闔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膩如脂於是挼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

罷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
遠請過晉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趙
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帷而宿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
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
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卧后必强宗
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暫絕便去因曰囊和尚謂
我妖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呪女愀然色變宗益疑
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
囑曰歸以淨罎一貯置榻前即以一符貼罎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
再以一符粘盆上投釜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歸並如僧教夜深女
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將就榻問訊忽罎口颼颼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
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愀然感動遽命釋之
揭符去覆女子自罎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為灰土君仁
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若將隕墜家人趨市為購材木途中
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
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
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覩一夜
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關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

曰別來耿〻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趍南湖如見有采菱女着冰縠帔者當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爇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厄刼頓悟大道即奈何以衾裯之愛取人仇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髫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劘逼忽迷所往即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爇火一回頭化為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將為君祟矣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怪石高尺許面〻玲瓏乃攜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亡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帔一襲遙聞薌澤展視領衿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臥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后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〻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逷且卿又無邦族他日

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悒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思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惟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為此傳

寫炲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焉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為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

既長蕩侈踰檢翁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翁破蓄售騾子曰騾肥可啗殺啖我〻病可愈柳謀殺蹇〻劣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疾益甚柳懼殺騾以進子乃喜然甞一臠便棄去疾卒不起尋斃柳悼嘆欲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偏揖答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叙闊明日當相謁上騾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敬且伺之子果至繫騾廄柱趨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詳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致翁〻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〻止之曰曩見公子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也殆不可見柳啼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櫝中待其來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果至問柳其來否主人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義為客侶不圖包藏禍心隱我血貲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櫝歷〻聞之汗流接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盡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寓逆旅季文忽病會高振袞亦從念東先
生至郡因謀醫藥聞袁鱗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
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複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
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挎矛騶從紛沓北壁下有案案頭小座高
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眾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詞
祝已肅客就外榻坐婦立簾下理髮支頤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
曛眾恐礙夜難歸煩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
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秀才攜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
醞酬諸客賦詩懽笑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聞室中細細繁響如蝙蝠
飛鳴方凝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
聞案上作歎咤聲似一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座座上大言曰有緣哉有緣哉
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振袞念東先生意
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問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
等耳問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季文求藥曰歸當夜祀茶水我於大士處
討藥奉贈何恙不已眾各有問悉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
余與振袞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猴静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仙號静山，托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文，决休咎，娓娓不倦。以肴核置案上，啗飲狼藉，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猴静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傳曰：「仙猶未来。」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嘆賛曰：「好人家！」衆驚顧。俄簷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群從叟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逐諸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為汝致富。」因自號静山云。

錢流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鴉甚者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窗課廿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污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留似有春秋又覆視涴卷類冗雜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惟勿患當即以為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灑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恆置雞黍備狐啖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車時葉繆諸公稿風雅豔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碗許於上污蔭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慘淡輒被塗污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灑點煩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饌取讀本鎖箱簏中旦見封錮儼然啟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

五等始知其兆已寓之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為是執葉縿之餘習徂

而不変勢不至大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為害如是夫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期以必死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媼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遽遭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慙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眈眈守此襁褓物寧非痴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慙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衒以售縗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嶄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鄰嫗來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嫗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響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幃后出戴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

金捽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啓關闞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呼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團伏墻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戰將假衣於媼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為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床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乃釋之但不解床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媼倉皇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彷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趫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繚周墉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踪跡殊杳惟墻下一物鬼然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耎啓扉往驗則女子白身臥矢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媼驚怛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跽哀之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

畧令罪婦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俄鄰子以姦女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虎素健訟具詞控妹寃官拘嫗嫗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托疾遣生國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狀並發章木翁夫婦盡出一切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生從嫗嫗皆便自贖家產蕩為鄰嫗導淫杖之斃死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詩為離鄰女自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嫗誘人婦女而反淫己婦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丘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丘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遘此嘉客即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丘丘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慙因撓亂其詞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懽笑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客嘿然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帔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

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異之便欲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
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
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
愁懽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襪中出玉笛隨
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
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
彭留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為逸答言願舟客曰
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
吝償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
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習舟漸上入雲霄望南遊行其駛如箭踰刻
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敖曹鳴聲喤聒出舟一望月印烟波遊船成市榜人罷棹
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於艙後取異肴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
而行隔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間彭依
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動請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
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托女
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扳鄰窗捉女入窗目如盤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
俄聞鄰舟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遊興頓消遂與
客言欲一登崖略同眺矚纔作商榷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

空中一馬來，令彭從之，即復去，曰：待再假而騎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丘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橐空虛，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丘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歸，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丘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眾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廄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丘生，以草韁繫櫪邊。駭極，呼彭出視。見丘垂首櫪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眸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酏，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彭扶掖而去，下馬糞數枚。又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丘云：下舟後，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歡拍項頸，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恥，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祗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縶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

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蓮舟即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矇矓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舟至西湖，送妾自窗櫺歸，把手殷殷。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嗟咤。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倘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認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為馬，正恨其不為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即訂三年約，亦度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為父卜兆。聞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遍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為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靈輿至歧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舁夫凡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

兄建舍於傍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徙之弟又徙之三年而成村落積多年兄弟俱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贄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闥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厝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痴矣況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宛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竇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踧踖甚恭入其舍斗如客既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氾掃既而潑蜜為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雛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竇時攜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慚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為始瞰竇

他出即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帡幪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
必以為榮當無不諧宜速為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姑假其詞以因循
之會媒來為議姻於大家初尚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体孕催併益
急南遂絕跡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搒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竇
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卻不承竇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
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閽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
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閽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質明
視之女抱兒坐僵矣竇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
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
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
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淚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
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
至后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冢棺啟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
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
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跡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
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　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
者悉送歸夫家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
之事已急倉卒不能成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后耳

媼艸々逕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幛首而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為意日歛昏曹人不至始疑捋被闚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伻告曹々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為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為盜所發破材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啟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々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況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鼽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囓弱者以食々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鼫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粘據不可下頃入衿底爬抓腰脇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掐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龍肉

姜太史玉璇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魁星

鄆城張濟宇臥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魁星狀急
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彫落骨
肉相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
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鐘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然
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
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
焚香為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
蝨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
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
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
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
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鐘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
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鐘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
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
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

鍾從其教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却之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
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
贅一句後面叙弟御擬其苦已
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
伏 根
示瑟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妊五月婦
字法
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
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叉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
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
噭啕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
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且而前婦殊不發一
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
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搒之崩注墮胎
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歸婦
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撬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
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
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耳婦益懼
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一切凶悍
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

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
聞中門啓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
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馬明日向馬述
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
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
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
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
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懼長跽牀下婦不顧哀至漏三下婦曰欲
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
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
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
中顱顛蹷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
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
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啖以冷塊積半歲兒尪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
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襤縷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
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
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綫殺之將
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

入視便絕馬令弟扶而出視之狠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
安然忍受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理須威劫便殺卻勿
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虧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
遇叱問何為萬石皇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
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
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
填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
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擂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嗻猶罵萬
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
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
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
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
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懾倩
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
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
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
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已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
逕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行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

遂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
村相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
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
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
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為喜
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遭遇
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
庠次年領鄉薦始為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
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
遂以輿馬齎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
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
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竪後脛創雖愈而斷芒
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罵不
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
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
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
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縻萬石
礙僕未通一言歸告侄欲謀珠還侄固不肯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

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尼陵寺中侄以為珍隱教者卒乞宥原之乃絶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内惧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寧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録以博一噱

[illegible]音經跋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内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嚬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祗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床頭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鐵漢無能强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礼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哳嗚嘶撲落一群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牀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双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為汾陽之婿立致尊榮媚卿〻良有故若贅外黃

之家不免奴從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嘲無顏任其所揶揄花止求宅荒
於怨婦如戰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帝不能得助於方兄豈傳游子之心
惟苦無道秋消霸王之氣恃此隔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發吟白首而
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生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
獨支永夜寒更彈殘繁絃灘書嬈龍之方睡檀車麈尾恨煞馬之不奔
榻上共卧之人撻去方知為夢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為羊需之殷者
僅餓渴毒之流若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孽太甲必曰難逭俯
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
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感會思逢逢良朋即生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
出逐客之書故人踈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常空沼
於荊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
甯于七日餘並無空家古人為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鶵偶竟成附骨之
疽五兩鹿皮或買剝膚之痛髯如戟者如是膽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焉
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蚕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
妬之無方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熱全澄湯鑊
之波花雨晨飛盡賦劍輪之火極樂之境粉翼雙棲長古之端青蓮並
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噫願世幾輩貝葉文
洒為一滴楊枝水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死杖下者狼籍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焰固至此乎宋揚々作得意之詞曰喏不敢官雖小莅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有陰曹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人魂魄毅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舐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為之乞保留官無貪廉每莅一任必有此兩事赫々者一日未去則蚩々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偽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々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瘧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為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豔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二三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思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為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況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膈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為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稿脫，爭持去啟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

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為心。濟惡以才，妒同醉骨；射人於暗，奸類含沙。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

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
念佳人從此恃寵日深因而肆往無忌怒號萬竅御者碎玉於王宮湘潭中
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灩澦堆中生江之浪且也
嘗為劍鋏動發高歌之清商箏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尋帷下榻翻身
同入幕之賓排闥登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
非是掌上留裾幾撞妃子而去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
郊謬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係係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
高興方濃輕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參乎上下三秋之羊角摶空箏
聲入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太后之詔欲速花開未絕座
客之優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呼雨呼雲捲破杜陵之
屋鴻飛起而擊鼓廿女進而吹笙蕩蕩滌滌以來草皆成偃吼奔而至竟欲
為飛未施摶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徘徊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
行動馬當之輕帆彼有跋扈聚瑤台之翠帳於意云何宜於海為有災
尚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頓喚尤郎以歸若有時豪來而破者萬
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屬廠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之
逆氣漫以河伯為尊姊妹供受其摧殘豪族悉為其蹂躪紛紛紅紫
條搖其何窮靡柳時條蕭騷無際而零金谷綴為藉客之裀露冷
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卸而亂飛朱樹離開雜珮行其零

落蕊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愁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舊恨翻淚江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宿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悲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然無端之踔厲催蒙振落動不已之闌珊傷哉綠樹猶存簌簌者繞墻自落又奚求播不臨涓涓者雪沸離憐隨溷落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究荼毒以何年紫羅裳之步蹁躚空闢於子夜訟往伯之冤肆章未報於天庭誕吉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群興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蓊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爭後奪愛之仇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桃桂樨可敎戰於昆明桑榆柳旌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焰洗千年粉黛之冤熾爾豪強消萬古風流之恨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丘家人日取為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強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烈但日色蒼黃不辨中夕宴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頗嘩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杯瓈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杯來供生筵中人曾莫之禁移時

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橋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嘿念狐與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上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居處乃魚台去河間千里云

跪香女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為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跪又偽為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亦出履其跡不知其往心無望怏怏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媼似為女也母者才趨之媼女行且語媼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公子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媼媼自言為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澀母如此蹜蹜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女不應媼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遢伎兒作婦才聞朴誠自表切矢皦日媼喜竟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與相咻之才殷勤手於橐覓山兜二舁媼及女己步從若為僕過隘輒訶兜夫不得顛搖動

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媼出媼也雲兒之嫂之謂才音塔
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
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才唯唯
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從至才歸掃戶闥媼果送女至入視
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
女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甘食坐溫飽
惟日引里無賴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
守箱奩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
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為媵金
可得百為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聽飲博無貲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
女欷歔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匕箸罵婢作諸態一夕
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豈不愧怍但無
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佐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
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
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
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
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瀕就矣女曰母日以婿家貧常常縈念今
意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患母阻女曰我顧自樂

之保無虞居貸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撾闥入見樓舍華好婢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母請謁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麗樓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媼驚問夫妻何來女怒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鋌置几上曰幸不為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故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儇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媼連衿臂旋旋圍繞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剮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倡言未已眾皆裂眥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脅肋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義我不忍觳觫乃率眾下樓去才坐聽移時語聲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茫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隨石崩墜壁半有枯橫焉罥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綆來縋而下

取置崖上龕將盡斃舁歸其家室刲門洞敞家莞莞如敢手跡處什器供香惟有繩牀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僮滑為癩里黨薄其行恣嗤棄之才無討借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者于途近而哀詰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拘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置之繫獄中尋亦瘐死

異史氏曰得逢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挾邪子誘人淫博為諸不義其事果不敗雖則不悲亦不德逆於身無襦婦無衿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會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萬清夜半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將落時又歷歷想毀落之故而困以及發端毀落之人室於此弱者起擁如縶坐詛強者忍凍裸行笄攻索力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惧哉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之堂中肉於案酒於盆甚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提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

絮似飛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常腔室數數亂撾如雷蓬蓬聒人耳婦吻闢翕雜鼓聲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撲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鼓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傴僂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嗔喜肅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假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聲傖獰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媼媳姊若妹森森蹜蹜雁行立無岐念無懈骨

鐵布衫法

沙彌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頭橫搠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彌裸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跡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便數人撾耳

力撼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糒堆纍鐘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櫝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款談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悞而將軍傴僂益恭肅客入深啓三四闥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閒登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衆姬捉袖整衿訖先命數人撩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群姬列侍將軍入室請衽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養廝卒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

先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
外羅列幾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稽婢僕姓名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斂器
且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廄卒捉馬騾闐咽並發乃返
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
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
偶然也

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鴻儒得左道之書能役鬼神小試之觀者盡駭走門下者如
鶩於是陰懷不軌因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令人自照或襆頭或紗
帽繡衣貂蟬現形不一人益怪愕由是道路搖播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
徐乃宣言凡鏡中文武貴官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
退縮因亦對眾自照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眾相視而驚大眾齊伏
徐乃建旗秉鉞罔不歡躍相從冀符所照不數月聚黨以萬計滕嶧一
帶望風而靡後大兵進剿有彭都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寇出二垂髫女
與戰女俱雙刃利如霜騎大馬噴嘶甚怒飄忽盤旋自晨達暮彼不能傷
彭彭亦不能捷也如此三日彭覺筋力俱竭哮喘而卒迨鴻儒既誅捉賊黨
械問之始知刃乃木刀騎乃木櫈也假兵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飢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詠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以字紙裹繡線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儂兩合之女脈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鐶託委致焉剋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饔飧不給撫情寂漠嗷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懊喪聞妻言睒睗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蘗苦真宜使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為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偽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其贗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

吾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偏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蹇御
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卹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
敬僱一剪髮雛奴為供給使暮後輙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
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輙代辭讀其文瞲然駭異或排闥
而迫之一揖便去客睹丰采又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
惟冁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婚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
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
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塡門並謝不納又自諸生
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
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闒茸不
能自立負氣自為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
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
孕遂出貲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
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為笑是時
生父母屢受覃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侍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
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
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墻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
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瓦壟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
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誤將為查驗乃囑曰謹
立此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誤釋
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
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入一圭竇心識
為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見身在笠中與諸小豭同伏
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顛癇
矣還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至
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
豕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
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
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
重之家綦貧又有鼓盆之戚茅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
第部郎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

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卧榻上
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
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踹
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念卒不顧女近以
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
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憧
略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暗
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俟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鶴行鷺伏而
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鳴乃寂
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
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
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
殺卻女子即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
身向灶析薪溲米為生執爨生顧而獎曰兩卿此為不勝憨跳耶俄頃粥熟
爭以匕箸陶碗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溲合砒酖矣生
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啜已復盛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
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
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

對麗質寧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
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
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捋袴於地亦置不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
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
列疏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為之乃擁諸懷把腕而教之畫秋
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
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
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
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仿畢祗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
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
事生坐為抓背臥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逾月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
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線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
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
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鉤為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咿唔生
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
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陰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
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
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

興大夫之人稽首
夫謹識重寫

賂學使誣以行凶倘淹禁獄中資斧絕乏食於凶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
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
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妾數語而出入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
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日如年忽小謝
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御媵秋
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
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跛踦而沒部院勘三郎
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
鞫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
謝始至悽然曰三郎在部院被廨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令托生
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
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
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
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
故既不願固亦不曾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
今日願為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
可然俛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會一道士途遇生顧謂
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擬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

歸授丙鬼任其禍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
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
輿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
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
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
告郝未深信欲舁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婿而去生就視之
面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敘平生忽聞嗚嗚鬼泣則小謝
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浪痛不可解近曉始
去天明郝以婢媪齎送香奩居然翁婿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
七夜夫婦俱為慘動不能成合巹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
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
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
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搴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照人微
笑曰跋履終日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
與俱來矣待見其人便相交付耳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為一體
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床上氣體
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
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

心竊怪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荊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一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縊鬼

范生者宿於逆旅食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襆衣置椅上又有鏡奩揥篋一一列案頭乃去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開奩對鏡櫛掠已而髻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匜沃盥盥已捧帨既持沐湯去婦解襆出裙帔炫然新製就著之掩衿提領結束周至范不語中心疑怪謂必奔婦將嚴裝以就客也婦裝訖出長帶垂諸梁而結焉訝之婦從容跂雙彎引頸受縊才一著帶目即含眉即豎舌出吻兩寸許顏色慘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渺主人曰曩子婦經於是毋乃此乎吁異哉既死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冤之極而至於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頓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畫工

吳門畫工某忘其名喜繪呂祖每想像而神會之希幸一遇虔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值羣乞飲郊郭間內一人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忽動疑為呂祖諦視覺愈確遂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乞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拜不起乞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但祈指教乞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再欲遮問轉盼已杳駭嘆而歸是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端凝特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為仙我使子見一人可也即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袍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乃董娘娘子審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已記之又曰勿忘卻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而藏之終亦不解所謂後數年偶游於都會董妃薨　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羣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某忽觸念夢中人得無是耶以圖呈進宮中傳覽皆謂神肖由是授官中書辭不受賜萬金於是名大譟貴戚家爭齎重幣乞為先人傳影但懸空摹寫罔不曲似浹辰之間累數巨萬萊蕪朱拱奎曾見其人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賢而能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稍嚬呻

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當遭凶折千年
林平復如故但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為醜愛戀逾於平昔幽巷之游
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媵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
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即似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
者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襆被臥其牀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婢
言無之林不信宵分戒婢勿往自詣婢所臥少閒聞牀上鼾息已動潛起登牀
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毋（似）棄
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
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痕知為婢又咄之婢慙而退既明以情
告林使速遣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即亦幸甚戚曰為我盟
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
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日）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臥
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佃人來矣深（竊）愧錢鎛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
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頗猛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自此
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
謂戚曰妾勸納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若悞信之交而得孕將復如何戚
曰番（詞意新絕）情虧當毋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情買乳媼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
産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托歸寧一往省視婢年

蓋長成時時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爲上鬟送詣母所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戚值初度林先期治具爲候宮友戚嘆曰歲月騖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爲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乎戚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謂聖矣

凡隽永結妙有逸致

胡大姑

益都岳于九家有狐祟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細葛將取作服見捆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翦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戒止云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祟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攝衾服去各白身蹲床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床頭視之不甚修長衣絳紅外襲雪花比甲岳着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即勿相擾請以爲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爲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恆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

如故猶不甚祟他人而常祟其子婦屨襪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椀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椀罵騷狐並不禱免岳祝曰兒女輩皆呼汝姑何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為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溷狐不自慚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媍坐衣笥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熱如籠啓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文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梃上捉作柄徧燭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言墻上若犬伏李即戟手書符其處既而禹步庭中呪移時即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命李揮曰去即行懸魚貫而去又呪群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予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猶在廡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瓶三呪三叱雞起徑去聞瓶口言曰岳田很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携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縱之出為祟因此獲聯金居為奇貨云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於餘杭偶涉廛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

一雛姬憑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為倡樓賈氏女細
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
見言笑甚歡心志益迷托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携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
上口占一絶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
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
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
每於無人處欲傚作一首恐未能佳為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
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長相守
勿復設帳為也四十畝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黍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
閉戶相對君讀妾織暇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
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
母所私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
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
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即棄館南游至則令
已免官以罣誤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
三年莫能歸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
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饋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
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慕細侯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

不可賣以負販諸湖南斂債生耗時獄已將解審以金賂當事更便久錮之婦告媼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渊生已死縱或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厭粱肉乎細侯曰渊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渊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二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簪珥供給豐備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己也然念素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以歸渊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寄亭侯之婦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狼三則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欻一狼來瞰擔中肉以甚涎垂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示之以刃則稍卻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默念狼所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翹足挂樹間示以空空狼乃止屠即徑歸昧爽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亦可笑已

一屠晚帰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逕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死之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張不得闔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如盞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眾駭其妖欲捉之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眾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

人命訟者乃釋高瘞女首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
自言胡姓問所居曰只在此山中閒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
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款厚劉云自蒙
下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興居胡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
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翁福亦不敢為翁禍幸相信勿駭劉
亦不疑更相契重即敘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
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投生有期矣
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
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公既長身短言詞敏諧
絕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
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麵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
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朴而光華炤人媼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
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
之意必為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

我〻乃言不憖固無庸問嫗曰翁賤傭保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
牀頭纓〻殊殷嫗辭之言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嫗視之西去又數日
西巷中呂媪來謂馮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為賢郎婦胡弗納焉以
所疑處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馮大喜諾之呂既去嫗掃
室布席將待子婦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恭母起拜盡禮告嫗曰
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嫗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
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
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声
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馮歸女迎告之馮喜
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幙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
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卻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馮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
起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楉〻撼擺之
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柈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罽錦裀溫膩非常
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嫗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
之德呂訝云久不往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嫗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即同嫗
來視新婦女笑逆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惠麗愕眙良久即亦不辭唯〻
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為姥〻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
則化為白金馮自得婦頓更舊業門[illegible]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馮取着而

而出室門則為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焉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懽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朴訥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蕙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朴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籍地飲見李至讙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柈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澀忽遙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眾驚曰山神至矣即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窞中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浡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蕭七

徐紀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見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曛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如何也

徐亦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具酒奉客即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郎君
清門令望可附婚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踧踖不知所對叟
即遣伻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峨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
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
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館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
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溺
其色款昵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或不
拗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既覺則抱中已
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籍黍穰尺許厚駭歎而歸告妻妻戲為除館
設榻其中闔門出曰新娘子今夕至矣因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啟門曰
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橋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
口局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姊
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賚
饌具來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徐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胾來釋
擔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
盈室徐妻伏窗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讙然
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柈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
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嫡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

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妾言使女復召客客至皆喜歡噉惟當四管女六

加上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豈敢當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為縞裳

云是新寡婦女呼為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觴政徐

為錄事禁笑譁六姊頻犯連引十餘爵酡然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

何已去徐獨而不見之則酣寢暗幛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衿私處墳起心旌

方搖席中絲嘆徐即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離

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

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矣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渺

烏有意頗頗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

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

為士人見而悅之為兩親所阻抑不得遂感疾垂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君

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彼感此言諾如所請適以冗羈未遽往過夕而至

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即非所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

姊不至徐疑女妬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

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為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惑彼雖不

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

虛頃刻至其家黃壁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秋

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疎看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往會女便問

諸姊妹毋云各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即喚婢請六娘々子來父之不出女入曳之以至倚首簾隅不似前此之諧少時叟媼辭去女謂六姊曰姐々高自重使人惡我六姊微哂曰輕薄郎何定相近女執而入殘卮猶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為少時七姐亦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遂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跽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惶迫不知所為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託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快々而歸猶冀七姐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玹談

亂離二則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閣有日矣值北兵入境父兄恐細弱為累謀妝送戴家修歸未竟亂兵仍入父子分竄女為牛錄俘去從之數日徐不少狎夜則臥之別榻飲食供奉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上下儀采都雅牛錄謂之曰我無子將以汝繼統緒肯否少年唯々又指女謂曰如肯即以此為汝婦少年喜顧從所命牛錄乃使同榻浹洽甚樂既而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陝西某公任塩秩家累不從值妾壞之變故里隔為盜藪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里絕烟無處可詢消息會以後 命入都有老班役畏

偶貧不能娶妾公賚數金便買婦時大兵凱旋俘獲婦口無算插標市上如賣牛馬遂攜金就擇之自念金少不敢問少艾中一媼甚憨潔遂贖以歸媼坐牀上細認曰汝非某班役耶問所自知曰汝從我兒服役胡不識班役大駭急告公公視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可謀媼見一婦年三十餘風範超悦因贖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班役耶又驚問之曰汝從我夫服役如何不識班役蓋駭尊見公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日而母妻重聚喜不可已乃以百金為班役娶美婦焉意必公有大德所以鬼神為之感應惜言者忘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異史氏曰災眚之禍玉石不分誠然哉若公一門是以聚而傳者也董思白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責也悲夫

豢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大蛇故遊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宿遙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兒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瞛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額呵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睒睗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臥處半

逡巡聞壁上土墣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寢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墻上階下大如盎或者行卧不一見生人皆有吞噬狀客懼依道士肘腋而行使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寺僧具殺餐而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模之則蛇也頓起驚呼僧起曰此常事焉足駭怪因以火燭壁間大小滿墻梁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座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為害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雷公

亳州民王從聞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鎚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中污穢若中刀斧反側疾逃極力展轉不得去顛倒庭際嗥聲如牛天上雲漸低漸與屋齊雲中蕭蕭如馬嘶與雷公相應少時而暴澍自上而器溷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栽檐頭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壻家無女靦然曰無也成言

我為若婿好否女嘶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瞪瞪上下睨戌意似欣屬焉戌乃出女追而遮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用為媒無不諧戌曰諾因念其甚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浼崔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戌清族美才焦始許之戌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戌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又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擾湖南家耗遂隔戌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媼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困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戌往視之面目間有一二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邀歸執子禮焉媼喜便為炊飯織履劬勞若母拂拂意輒譴之而戌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恩謂曰此處太平幸可無憂慰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為兒娶之戌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戌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為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戌曰燭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幾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戌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戌不意胡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戌聞而哭曰即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淚而驗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顧曰得無夢耶於是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崔攜

家窮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礼期是夕送諸其家女泣不盥櫛家中強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下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如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〻旦晚將至矣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媪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儕人婦奔伏澗谷一〻夜譟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〻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遬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啓謝回視其馬化為金〻毛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搵門豁然啓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媪為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呪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戲鬼

馬永齋人為人貪無賴家本屢空鄉人戲而名之戲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百結鶉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宋叟者少携妻居於五都之市採業不雜暮歲歸其鄉大為士類所口而宋潔行為清人始稍〻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為匪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罄無何貲復匱仍踞竈轍而常快與宋遇去之鄰邑某宿學宮冬〻夜凜寒輒摘聖賢額上梳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馬哀免願為先生〻財學官喜從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貲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劙誣而控諸學〻官勸取重賂始免申懟諸生因而共憤

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宋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語妾舉子叟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庠後考試寓旅邸晝卧牀上見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志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為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鵝鴨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掠如治盜賊有訟士子者即富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臃腫聾聵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某剉茜根紿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躇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

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鬈髮鮐背若數百年人而鼻
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獰惡若
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卻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諾
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
氣象森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
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徽纆中
一獰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負義憤不
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命止割蹻履迎生生忿忿已出徧
告市人將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
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
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綰繩提錘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
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
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跡也鬼乃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
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
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
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
君為僕來而令踽踽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入簾內
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為具

有酒酒闌入帷幄愛綵濃切切訂昏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
金貲奈何生頓念腰橐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攜得一文至
署券保歸即奉酬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顰蹙不作
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嫗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直耳呶呶不滿志與女俱入生
慚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久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
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睒睒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從問之
市人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廛肆之間歷兩昏曉淒意含酸響腸鳴餓進
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簡褻若此生覥顏莫對
秀才曰有之矣得勿為花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遂不
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遂送生至店
而去生暴絕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閻羅

沂州徐公星自言夜作閻羅王州有馬生亦然徐公聞之訪諸其家問馬
昨夕冥中處分何事馬言無他事但送左蘿石升天天上墮蓮花朵大
如屋云

雲蘿公主
引之
有富
湘裙
賈奉雉
[illegible]家
甲代
齊天大聖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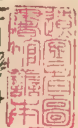
詩讞
陵縣狐
彭二掙
三生
胭脂
龍飛相公
恒娘
甲

天宮
[illegible]寺
何仙
長亭
阿纖
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小人
[illegible]
瑞雲
一通
黃英
任秀

鴿
[illegible]土
[illegible]
[illegible]

後捨宅於落成無暇禁忌剋日竣工廊舍一新先是有澤州生
僑寓鄰坊授刺於門生素寡交託他出又窺其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
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略與傾談頗甚溫
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坐互有嘉慨辭已而設酒留飲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
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僮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
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哀強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
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帛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哀為人簡嘿
而慷慨好施市有鬻青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人以此益重之過數日
諸生作別贈象箸楠珠等 徐實曰[illegible] 生反金受物報以
來答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歸寧者詹[illegible]竟以妖遇之杖入勢主人[illegible]
封掠一空家人識衣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
隱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衣箸青諸其家知衣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逮
舍僅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
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
執去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退謁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何以
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啟治俗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鄉人知其
無事以重金賂臨者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戕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
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啣生去至一處重樓叠閣





竟入罝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弔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窀穸可
去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胄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
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冤銷名令
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嘿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
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拾也
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
杜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貲物與
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啟關飛簷越
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詞色　上堂握帶且辨且
解宰不能詰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既闋
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
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為災又以苫塊之
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貲治
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有肴羹熱如新出於鼎酒亦芳洌酬酌移時日已投
暮足下所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屈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
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
首若作床笫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
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

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
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輙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
言無譁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駢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
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飛燕原
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罽
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縠生為製鮮衣強使着之踰
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勞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
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
為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
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聲啓扉視之男也喜
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繃納生懷俾付乳媼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
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
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薦終不
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
群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
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足榮辱止折人
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幛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
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合離皆有定數撙節之則

長忌維之剛短也既去月餘即返返之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為卜婚諸媒接踵附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今傾敢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脅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責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縶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誤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爽雲拾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之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半年餘所分田產略盡趨郡訟兄官審知其人亦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為完婚召至家除住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為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艸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能令改行無憂凍餒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侯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

違毋出限以娶剋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一子婦
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
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婦操
刀起可棄反奔婦逐斫之斷幅傷臀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
冤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
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
固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
已坌息入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廚刀可棄懼
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
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內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
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
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時捋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后已豈不毒哉然砒附
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
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丘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
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
覓不得後得之臨清勾欄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盡

皆學々書藝而非門墻者也臨行請衣畧寄卷諸奴所貽既歸天人闢置一室授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所需則蹋繩々動鈴響則應々天人躬設典肆當壚納物而侍其直左持簿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姒貴錮閉三年而考々應捷喜曰三郎而成吾以汝為瞬矣今亦不耶

又

耿進士松生亦章丘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相竊相詰輒竊聽之論文則濁若作黍者惡訛誶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趨學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餽遺恆而較鎦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算良難也後為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橐返金天人知之曰彼雖固親然古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天人積二年除得如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天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寧便大耶

鴞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鸝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鴞云大火難救可怕眾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

之稱為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双生矣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為客時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言多奇中而道士朴野肆言輙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朱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答曰鳥云丟官而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皆被黜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大驚疑為鬼迷因問

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可相許但耐居之再入一重
門有漏光處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
鴨臛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〻無天
日夜無燈〻火食息不知何處常〻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剎天堂何別於地獄
哉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妍媸亦
當有別何必燈燭〻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游天宮便
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〻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
無數經幾曲畫〻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〻入則美人華妝南
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焰誠
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
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覿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悔如容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
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〻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便郭就榻坐
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爵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
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
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
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怏悶不如早別郭曰
今有人夜得名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
四點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革棕氈尺許厚郭

鮮腰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藏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
足蹴枕曰子寧僅冥頑不遑多言視腰端嵌珠如巨卉提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
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笑答云十七問居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疏
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貴尊行婢曰可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者必
知其確耗恐覓死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為
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蒙異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
卮酒為別郭泣下請得指環為愛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環既盡忽
已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
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裹裹細緝束為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為己廢田
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怯之竊問
一古知交莫有測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盒一空析視則湖綿雜香屑為之因
珍藏焉後其還官闕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焉得如此雖然此事亦
宜慎祕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
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雛奴躞蹀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
之驕奢焉有此哉顧淫籌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為茂草
憐傷意情燭銷魂含嚬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丘臺上路入天
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傖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綦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媼
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
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曰廉公子
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勸釂甚
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閥閱笑曰再盡三
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
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駑駘耳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
故遂靦然相見無他煩薄藏數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
案頭螢枯死也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
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兌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
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
曰勿須但覓一樸愨諳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纖指一卜之曰伍姓者
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盞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
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才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
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為人戇拙不苟貲財悉倚付
之往涉荊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饋賞謀
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

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鞺鞳伍亦
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來稽盤婦笑曰後無
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業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
夫人真神人也逾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侄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
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為主人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
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吹鐃鳴賠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婦笑曰無先
兆也嘗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金付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
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恃者在福命所信者在腹心勿勞計算遠方之盈
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為鹺賈踰年利又數倍焉生嗜讀
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
源蘇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蘇一門俱適別業谷暮無所渡之閽人延
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盡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
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
而得兩婦者蘇亦新谷於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
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閽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
人既不在家東燭者何人閽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聞者已入視帽
光潔略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韓氏答云無之盍
喜趣出昏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為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

將送舍妹於蘇官人室此方知無益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數乎
生以未悉其人故穿躇不敢應慕竟不聽吳殷勤甚呼送女者少間二
媼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
嘱瞬人行沽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
祖遺有兩孫不知家況何似生問伊誰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
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
郡北有劉荊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慨然曰是矣慕曰其祖墓尚在彰郡母
欲扶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遲遲今妹子從去歸計益決矣生
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卻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可
勝言次日蘇已知之趨入掃除別院館生生諸淮交擾已晉伍右肆裝費
返桃源同二慕啓岳父母檢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畢囊金諸
主前僕已候於途從之云娘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為
客今日吾甥婿也置酒迎麗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
近婦云向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八分為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
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慨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
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媼強內之送生出
揮涕而返生疑怪問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
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荊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兒

弟詣生申謝生愈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道其從商之由玉卿竊意冢中多金乃夜合博徒數十輩發墓搜之剖棺露骨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荊卿荊卿詣生同驗之入壙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荊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荊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器獲之窮詰其黨始知玉卿為首宰將治以極刑荊卿代哀僅得貸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矣由此二庶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荊卿常賙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貲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為箇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兒馬在廄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共尋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為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止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容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呵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劍而去生以是疑玉卿懸心竊德之後盜以劍質賭為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賄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　家每見瓶鼎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危將墮疑廝僕所為輒怒譴之僕輩稱冤而亦不知其由乃嚴扃齋扉天明復然

心知其異，情覘之。一夜光明滿室，訝為盜，兩僕近窺，則一狐臥櫝上，光自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急入捉之。狐嚙腕肉欲脫，僕持益堅，因共縛之。舉視則四足皆無骨，隨手搖搖若帶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殺，覆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數其罪而放之，怪遂絕。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貰價。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證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皁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皁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皁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皁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皁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高數丈。龍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頷；睛半含，嗒然若喪。闔舟大恐，停橈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王懸敕於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

逝舟方行又一龍墮如前狀日凡三四又踰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水潭不遠矣如有所見但糝米於水寂無譁俄至一處水清澈底下有摩龍五色如盆如甕條條盡伏有蜿蜒者鱗鬣爪牙歷歷可數衆神魂俱喪閉息合眸不惟不敢窺並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之見海波深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小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蛆故龍見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后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琖挹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無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靜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冤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賈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瑩

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睞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后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贖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之寧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磚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磚而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於真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逭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財虜耶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懽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祕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后告之甫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

急於城中物色之薜荔為末清水一琖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迫食之已嘔瀉欲死急救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方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既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資實非所願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相向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墻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以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蹇隨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線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為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乩神自稱何仙為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賴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座中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眾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為之請乩註云一等少間又書云適評李生據文為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適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少頃又書云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客々六七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游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三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不能適相值耳眾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眾會其意以告李々懼以文質孫太史子禾且詣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乩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者所為於是眾益服何仙々神共焚香祝之乩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々次歲果列前

名其靈應如此　閑沐之寫之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都醜媍巷中至夕無

牛過父室則翁臥床上未醒以此知為狐怒曰狐可忍也胡敗我倫關聖號為伏魔今何在而任此類橫行因作表上玉帝內微訴關帝之不職久之聞帝忽聞空中喊嘶聲則關帝也怒叱曰書生何得無禮我豈專掌為汝家驅狐耶若稟訴不行咎怨何辭矣即令杖牛二十股肉幾脫少間有黑面將軍縛一狐至牽牽而去其怪遂絕後三年濟南游擊女為狐所惑百術不能遣狐語女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擊亦不知牛何里無可物色適提學按臨牛赴試在省偶被營兵迕辱忿愬游擊游擊一聞其名不勝驚喜傴僂甚恭立捉兵至捆責盡法已乃實告以情牛不得已為之呈告關帝俄頃見金甲神降於其家狐方在室顏猝變現形如犬遶屋嗥竄旋出自投階下神言

前帝不忍誅今再犯不赦矣縶繫馬頸而去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朴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逆客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為礼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于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幛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釂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遢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傅姓但不知何省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于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

撿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姑存疑案（羈縻中証徇繫之）餘
直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褫冀其可以辨復於是
携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于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
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自寠若
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
手搴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
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
可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閥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
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
置去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
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曩年車中人
也見生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悵然于衣下出珠
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既囑生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
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
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
一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屑營緣後
入邑庠第一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閩中巡撫為生祖門人優恤
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鯁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

衆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傳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闊潤々台具相歎客辭以
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内拜伏於地生驚問
何事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以渠雖世誼而以
私干人生平所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
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々即山中贈金
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々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
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
命青衣出馳馬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惻然入向隅而
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者常驕人
人求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
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袪嘿抑搔之
女怒曰子誠人[illegible]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厄乎過矣予過矣忿然
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
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司偶失礼于地官將達帝
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為妾求々言已
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驅祟言於巡撫々々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
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嘿然遂去意似
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

計之所出適院署有羅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為之啟之懷歸青
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為主人棄
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抛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傳公子
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
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聲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命
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
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
恩於萬一死無憾矣女郎見青衣置珠案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
命治肴酒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行烹調相對從飲懽若一家有客餽苦糯公
子飲而美之引盡百琖面頰微赬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
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婚因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慎
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鈎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
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
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
為買女姬而歸姬顛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
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愛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
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
於顧媼之家顧妾姨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嘆

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朶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
親爲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
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
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
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
祝之女早起忽撿匳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
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昧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
一擧兩男兩人介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令寬大
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瘞之至今傳爲
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
固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之仲痛悼
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爲兄後甫擧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
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略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
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
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
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以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

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要綴之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伸益驚又
問汝父何名答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
童諾而入須臾一嫗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
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騎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
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懼
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
鬧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捽兄地上仲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踣急
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
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
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
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
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
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
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女窺聽意致溫婉
仲疑為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
字否伯云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
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于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
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

大森然起栗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寘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為答云湘娘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撫床下仲問命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娘共榻耳阿小俟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惠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床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孑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人迹血出不止者乃可為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而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濕蓋聞伯言時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

才久矣尚為之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慙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偽增其年托言兄賣婢之遺腹子眾以其貌酷類亦信之（喬柏青本）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為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惠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為阿小議姻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媪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媪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

殆盈耳矣俄而有葳羅列烹飪得宜容去仲入室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已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妻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葳靈仙群以為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若蕩也如欲見之須臾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為所惑仲諾諾遂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敘闊濶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琖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

卅

惟碍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須臾不離於側葳灵仙忽起搴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葳灵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可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後恐卻之不得耳仲疑其妒不樂而散次夕葳灵仙不召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卻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湘裙操杖逐之鬼怒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為所傷仲寖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果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

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子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歸飲反自入家偏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晏仙俄生見仲欲遁伯揪返罵曰淫婢生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羣眾久矣又祟吾弟耶立批之雲鬟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

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侄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床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闈場入簾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推興為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辨言上

有懇哉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父之勾呈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荐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戛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曰笞罪太輕是必掘其雙睛以為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眾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眾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劙胷兩人瀝血淋漓眾始大快心胷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閻羅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陜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兵巡道往平賊俘擄甚眾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雜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三十餘細視乃興生也驚曰吾合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某至陰司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興始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犢某所為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為大畜閻羅判為大犬興為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市肆中一日臥街衢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犬如狸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齕之小犬齧其喉下繫綴如鈴犬犬攫撲嘷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死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嫺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臨郡值學使發落諸生某第一等李姓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

訂姻好人皆謂其憐才而不知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婿中歲淪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為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然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埤下千萬衆如此紛紛而亦天下之愛婿皆冥中之悲鳴號動者耶

長亭

石太璞太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為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由此精于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縠幛中婢以鉤掛幛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意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之匪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云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為狐祟陰騭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女之姊長亭光艷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為之施治爾時

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
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幛
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
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招石石托疾不
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
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叟
嘿而出石走送曰病痊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
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荊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
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

門並騎而去入視祟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媼盟媼遽出曰先生何見
疑也即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為信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為祓
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
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
列勸酬殊切漏二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
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遂返身去石戰懼無
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
歸心懷怨憤無之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
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

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媼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
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為長亭一念老身
為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媼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媼始知之頗不
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媼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
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時一涕零
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媼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
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
時以一月為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
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苫次彌

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憒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
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
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人由海東經此
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
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
噭咷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
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葬已
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
曰妾為君父來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媼抱兒他適涕洟出

摠括一筆

門而去去後數年不反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啟扉則長亭飄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迺年徙居晉界僦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逋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寧不為妾弔乎聞之忭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

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縶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汴詢至玄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老狐孔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首入灶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亡也石起牽之而出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齦齦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

笑問以翁痛之忽抽可耶狐睛睒爍似有愠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媼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還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尚不通弔慶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啟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冝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氷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郄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朴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賕囑日夜搒掠脛股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

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為詞值城隍早衙喊冤
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
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扑席
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
送歸家役至門辭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
官密遣腹心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
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
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
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

當然字俱見省字作用

命置火床兩鬼捽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脫席衣掬
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促
使下床着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
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
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
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
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闢
痛不可禁顧亦忍而不號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
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

闢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令復
合曳使行席覺鋸縫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
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
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
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為
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
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
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々
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鳴呼為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

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
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
為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
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
至一村一門半闢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閾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
視身已生為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十里忽見羽
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縶送車前仰見車中一
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
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

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想即為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屬郎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徒誇品秩之尊羊狠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斲斲入木婦子之皮骨皆空鯨吞魚魚食蝦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即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鷙之手既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贓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為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剁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即押

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家席先蘇令家人啟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為席有里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為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踧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媼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曰吾弟留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纖弱何以為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

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犇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褰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媼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媼徹器公子適嗽誤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椀流炙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因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携妹子與公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故寧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遂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后為辭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尚強作噱恂九失色酒盞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

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籙𠰻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矣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沒後急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異間素秋但入愀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恂九不欲日

〻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詞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媍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所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寧

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責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奄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慮韓詐謀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啓簾驗之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偽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遑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眾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眾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取婢歸細詰情亟微窺其變忿甚遍愬都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亡復與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竹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令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枝家人搒掠殆徧甲亦屢被獻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瘐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

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姊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大喜訂三期
金而恩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
媼驀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笑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
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
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
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
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
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閑說素秋乃告母
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即囑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

四五

也及聞媼言大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
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
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家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條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
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成礼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
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床第皆以婢代
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婿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
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
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
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

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
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
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雞鳴早起携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要送
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
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後村中有賈客
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鬚髮盡黑猝不〻　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
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〻　矣多〻遂去公子聞之
使人於所在遍訪之竟無踪迹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　矣而乃持之不堅寧知糊眼
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矣蠹魚之痴一何可憐傷哉雄飛
不如雌伏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
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
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
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
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即味以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泰耳如此
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

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
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邑不得
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
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
不以為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葛羽冗泛濫不可告人之
連綴二字竟是殊評
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囑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
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榎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
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
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
把筆終以為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出
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
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能不讀此等文也遂約
明日過諸其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
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
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矣方慚怍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
僕適自念以金盆玉椀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跡山丘與世長絕矣
郎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
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

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叟坐堂上郎便參之呼
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白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
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
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
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
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貓抓癢自牖睨之則虎蹲簷下乍見甚驚因憶師
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遍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嗥
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
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瞑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
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
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
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寂寞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
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為歡既畢夜已
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
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
未斷累受扑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
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
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

對戶想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其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聞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々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後而孫窮蹙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驚悲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其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年少疑有詐偽少間夫人出始識之双涕霑々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杲及婦與己共室除舍々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々招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順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嘑爾與之賈怒携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舊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々來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杲頗慧使與門人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

人共患之有其乙娶新婦祥次子甚取為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杲入洋已久為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屬杲夫妻携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遥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賈見驚喜躍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鬭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處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臙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惠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青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四字大雅婦人）女閨中談友也（雅評）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情之動禍之萌）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着眼）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得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

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温婉今衣
素以妻服未闋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使委氷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
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
惙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后即覺忽忽不快延
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
非為此否女赬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為此若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令夜來一
聚彼豈不肯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但渠不嫌寒賤即遣媒來疾當愈
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頷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
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
其机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妬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闥甚悉次夜踰
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
為一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氷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
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遽入即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
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馴知妾病由當相憐
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鳴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跡敗露不
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
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出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
成狗致貽污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

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灯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
婦藏匿婦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
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
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
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耎若絮帛拾視則巾裹女舄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
抽身而出踰數夕越墻入女家門戶不悉悞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
跡知為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卞追已近急無所
逃反身奪刃回殺卞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
翁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墻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女　哭而實
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訟於邑〻宰拘鄂〻為人
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
其情真橫加梏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敲朴如邑生冤氣填塞每
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
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
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鞫之先問胭
支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
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
吳公叱女曰適言側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

無閑游公羅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
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胭支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
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
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
女流涕曰自己不肯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
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
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
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
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

不知情公怒曰踰墻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
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
士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寃枉語言
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
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奸夫有
幾供言無有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自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
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
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搒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乃釋之又詰
汝夫遠出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饋贈曾一二次入

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
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曩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
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
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
使鬼神指之使人以（作）氈褥（用）悉幛殿窗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
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
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殺人者
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
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
祗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
子而踰園牆便如鳥墮冒劉郎而至洞口竟賺門開感帨驚尨鼠有皮胡若此
攀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為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
鶯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
蝶過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蹤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
起酷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
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慘姑降青衣開其自新之
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
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酒（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

天魂揖於鬼浪來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迷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熄
惱慾海生波乃橫直前按鼠無他顧之意惑窮安往急鬼起反噬之心越壓入
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矣遺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
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胭支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
殿之仙人自應有郎化玉原嬛嬛之藩籬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
音繞春婆之夢殆標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為因一線纏縈致使群魔交
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鶯鶯之紛飛並托秋隼蓮鉤摘去難保一雙之
香鈌恨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
可憎才真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絏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

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摽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案
既結邂逅傳誦焉自吳公鞫後女始知鄂生寃堂下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
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
為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為人姍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
宰為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冤誰復思桃僵亦屈
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附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
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
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

盆之下多沉寃哉

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奬進士子拳々如恐不盡小有寃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眞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衛文無屈士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文悞記水下錄畢而后悟之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悞認却在水邊山頭盖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淹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阿纖　卷之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為業往〻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遍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縶蹇登堂〻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荊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鬵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攜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蹀躞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尊閥答云士虛姓古子孫皆夭折剩有此女適不忍攪其酣睡想老荊喚起矣問婿家阿誰





答言禾字山鶴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唱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剋附為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去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辭媪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媪惻然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媪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尚存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躈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為操量執槩母放女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反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媪媪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談僕乃返既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媪卜吉為三郎完婚媪治奩妝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

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
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吳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隣偶及曩年
無婦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誤矣東鄰為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輙睹怪異
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內空十年無
敢入者一日第後墻倒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猫尾在外猶搖急歸呼
衆共往則已斃矣羣疑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穿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
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
中人紛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婦德今置之
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
卿入門家日益豐盛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
口紛紛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猫以覘
其意女雖不懼然蹙蹙不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
室内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蹤跡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
以為幸交慰藉之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已絕父兄輙相誚
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織不衰又數年吳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織有
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之
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
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

也因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遥審之果嫂便曰嫂啓関我是州家阿遂女聞之拔関納入訴其孤苦（意嫂愴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迕何遂遠遁至此即欲償輿同歸女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隠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既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其直頻風示媼〻絶之媼死窮苹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豊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〻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幛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於邑陸氏止之為散粟于里黨斂貲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稟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織出私金日建倉廪而家中尚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乃盈矣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輙以金粟周兄毋以為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縁識三郎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双年十四歳其母蔡媪將使出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艸〻價由母定客則聽奴自擇之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〻求見者必以贄〻厚者接一奕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譟

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固未敢擬同鴛夢亦竭微贄冀得一睹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畯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白客生倉猝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已修贄復往瑞雲接見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踧之士惟有痴情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媪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

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媪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漸闊年餘連顴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媪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便與媪言願贖作媵媪許之賀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復娶聞者共姍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

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然僕竊諒
何能於构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
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覩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
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鑒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
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和起作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
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
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懽心也即令以盥器貯水戟
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靧之
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
者其仙歟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伏）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
柔能溫飽而歲屢祲豪強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
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關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
里人魏名夙（書法）狡獪與仲家（提）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偽（初禍）造浮言以相敗
辱大姓聞之惡其（初得禍）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之冤結胸懷
朝夕隕涕四骵漸以不仁委身床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為畢姻婦
姜秀才屺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仍使祿（伏）從師讀魏忌

嫉之而陽與善頗招福飲福倚為腹心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為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怒詬罵〃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被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既罄無所為計因券妻貸貲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貲福持去數日復空意躊躇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

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興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牒已至趙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舁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煢〃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滿其志輒忤父母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啟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便托寄語大娘且

歎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子（少）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愴惻
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
田產諸賊何得驂去、因入廚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
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
乙等各加杖責、田產係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
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
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比、於（三 將福遂夜誘る博賭）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
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
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刃登門、侃侃爭（五 得福）論、罔不屈服、居年餘

田產日增、時市藥餌（應前伏後）珍肴、餽遺姜女、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爲之覓姻、魏告人
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倘將來不可復返矣（六 禍し）、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
子子文、家中名園爲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悞入之、值公
子私宴、怒執爲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邀、遂至園所、魏故與
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欄、通一漆門、遙望
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紿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之、尋
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
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
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召入一亭、詰其姓氏（乃使夫人女皆共覘しや）、藹容溫語、意甚親暱、俄趨

趙刻刪乃引二句是

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最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群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悞踐閫閾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碩糠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聯柏名若能對對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柏名渾不似祿嘿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母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柏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懇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圉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双媒納采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恐携婦而歸母亦已杖而能行頗藏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魏又見絕嫉妒益深恨無瑕可蹈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貲國初立法最嚴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干頃悉望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倖行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於旅肆有丐子怔憧戶外貌

此處三句鈔本刻改作以致逃竄仲遂流徙關外為奴事係是時此當依刻本為

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贍福泣受
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俾主支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
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
仲旗下時從主屯關外向祿緬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為之酸辛已
而憤曰何物逃東遂詐吾兒因泣告將軍將軍即命祿攝書記函致親王付仲
詣都仲伺　車駕出先投冤狀親王為之婉轉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
仲返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仲入旗下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也
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扑責
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
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〻
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耶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
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
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
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忿耳遂率弟躬往負荊岳父母詬讓良切大娘叱
使長跪然后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
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綦多今承尊
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
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翼日

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
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等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
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
居無何昭雪之 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自恨無術可以
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偏膏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
盡止餘福居而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
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
公子知其狀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鍤營築
掘見窖鏹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壓
起壯麗擬於世冑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
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懽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
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
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
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
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魏自計十餘年福之
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懽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
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灶灶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
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灾舍一家惶駭幸手指眾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

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羔羊却之不得繫羊于庭樹夜有偷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彼机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閘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尸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李生醉后昏眊亦忘死問向在何所李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録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李曰此僕職也烏得不

不知但遍煩悶非甚切不能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尚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李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李曰此非所能努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李已杳矣悒悒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善紿窺眢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坐井中[illegible]疏係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闢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劚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餓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因而視之問青燐若為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要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儻再履人世祈携淺骨瘞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々一出回何難但深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捻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眾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歘邀戴同往

戴意水涸衆强扶曳以行飄若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步並上
如升數仞之階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
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轂並不敢前叟已睹之詰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
耳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蒙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
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浸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九五支堂居長初邑
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强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
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群與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
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
毋廢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洪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

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
覺有數年之久然案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千餘遍矣翁一日謂
曰子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家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於東原戴
敬諾翁乃喚集群鬼仍送至舊坐處群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
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係緣多人並步蹤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
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
家舁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婿為婦翁所訟繫審年餘
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懼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
自取此冥中之譴于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買

人入洞拾骨俾各為具棺設地堃叢塚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家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既歸營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〻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沒于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泅高處得不溺縋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鼠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復有生人哉

珊瑚

七十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蚤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性嫺淑而生母沈悍謬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顙自撾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謹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為遂出珊瑚使老媼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双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衿扶歸生族嬸家嬸王寡居無耦遂止焉媼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王率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脈〻不作一言惟俯首嗚泣淚皆赤素衫盡染生

慘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毋已聞之怒詰王王惡言詬讓王傲不相下又數六
惡且言婦已出嘗屬安家何人我自陳氏女非留安氏媳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毋
怒甚而窮于詞又見其意氣洶洶慙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
生有母姨于媼即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
辭王往投媼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
勿言于是與于媼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
不肯惟從于媼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毋多方為子謀昏而悍聲流播遠近無
與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尤倍於毋毋或怒以
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於是毋威頓減莫敢攖反望色笑而
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懽臧姑役毋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毋操作滌器汎掃
之事皆與焉毋子恒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毋以鬱積病委頓在床便溺轉
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于是奔出
告于媼冀媼臨存入門泣且訴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慙禁聲欲出珊瑚以
兩手叉扉生窘急自肘下沖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毋無何于媼至毋喜止之與
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媼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
餽遺者無少間媼不肯少嘗食輒留以進病者毋病亦漸瘥媼幼孫又以毋命
將佳餌來問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脩者媼曰妹以去婦何如人曰嘻誠不
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

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荅云不知然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嫗欲別沈
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嫗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詬侵兄兼及
嫗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嫗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沈至
其家先求見甥媳亟道甥婦德嫗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
之子即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
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嫗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嫗
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
也嫗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饋遺而
奉事者固非予婦也而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
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嫗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
伏地下母慚痛自撻嫗力勸始止遂為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
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
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陵虐一家盡掩其
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
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
良奢二成質田貸貲如數內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
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
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

曰父有靈冥救吾弟曰延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鬻金贖吾血產生曰子
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
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
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
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從至則見土內卷白鏹呼生往驗
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
成與臧姑共驗之啓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
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
往酬責訖甚德兄臧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
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
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于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
釋二成乃券田于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裹真金
一韮葉許中盡銅耳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
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田產尚與兄等
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
受之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奩妝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剪
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
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發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忿詣兄所責

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逆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怨為使生出券付之二氏
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己有占賴將以奚為醒告
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姑咄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
病痘死臧姑始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臧姑益
懼自以券置嫂所春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臧姑自此改行定省
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臧姑哭之慟至勺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
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為子夫妻皆壽終
生三子舉兩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
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戴之也臧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
能為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于憂患有以矣夫

趙羽作卯
狐是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
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為害尤烈有趙弘者吳之典商也妻閻
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閻欲出丈夫橫阻之曰
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為汝禍因抱腰舉之如舉嬰兒置床上裙
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
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其

五通不敢闖賞明視妻獨心不起心甚畏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私慎
其復至婢媪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兩人
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
恐更番為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
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醵酒為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
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牀榻不勝羞
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
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
一日過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

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閨氏並
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顱顱裂而踣
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搖手禁勿
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
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刃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剁頸亦殪仍倚扉後久之
無聲乃出叩關告趙趙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
仇留萬於家炰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于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
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
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

請過諸其家說萬有難詗得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容年十六七
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坐傴僂某扵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
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棄仍懸采扵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意
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閨閤開忽如幽陰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
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
物尋其血跡入扵江中其人大喜悃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寢使與女
合巹焉于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
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
天下之快人也

又

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扵淮館搢紳園中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
僮僕散盡孤影徬徨意緒良苦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
以乞火音類館童啟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
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
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為鄰之奔女懼喪行檢欲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
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頷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甚
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借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

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耳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六
榻綴其裝束見臂上悅劍以係金貫火齊㘭双明珠燭既滅光炤一室生益駭終
莫測其所自至事南畢婢來叩窗女起以劍炤遲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
於去時遂尾之女似已覺遽藏其光樹濃茂密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嘗帶
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
失既渡見天風飄笠團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詣向女
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人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
之中得此癡情人為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
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
與女狎昵既久肺腑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吾家君能驅除之顧何敢以情人
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隸
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
至告曰妾為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扣戶生
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為郎家也既
到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斂魂覆瓿中
少時物至四顧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啟
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閹之
物驚嗥遁去乃起啟瓿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

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迎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
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
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實金龍大王之
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閹割
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辱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
一跬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
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
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
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而塞盎
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條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解後生六十餘
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
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之如錢而滅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
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為害也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為計妻曰
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
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農者止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申
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

如死潛起授繯庭樹附但見父來驚曰痴兒何至于此斷其繩囑曰盜可、汝、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毋行可富無屬丹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甲死其下大駭撫檢之移時而甦扶臥床上妻怨氣勢乎既明托天病乞鄰得米稀酏飼甲、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而以搖尾為富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若可無不為今且將作盜何傷焉可速以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怨念之因漸米作糜甲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梃持之欲出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甲曰子教我為事敢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薄村里許伏為忽暴雨上下淋濕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灼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懼為所窺見

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甲俱不敢少動毋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于垣中嘿憶垣內為富室亢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伺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驅之計已定伏伺良久直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甲暴起梃中腰膂踣地僵跌則一巨龜嘬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押逼為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為而去旦以告人惟多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既寢更不知扉何自而開入室則羣眾皆迷婢媼亦徧搖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戒家人操兵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

見女白身卧狀類痴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祟瘠頗復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祟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臠割之留申遍役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開匣視幾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冀諒於鬼

神乎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潛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劫其所有舉望其處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懶絕矣忽一人傴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壻家乞得五升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居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獲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

雞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舉家必紿，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出，荷杖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瞩，汝奩妝悉在櫝中，忘扃鐍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櫝，啓鑰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襆，傳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紿之曰：毋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櫝。聞媪云：鎖已扃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嚙物聲。女曰：櫝中有鼠。媪曰：勿壞而衣，我已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扃啓櫝，乙哭出，女驚仆。乙披關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傭作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梃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恒娘

（一叙事簡而亮）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着眼），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為妾，貌遠遜朱（着眼），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疏朱。後徙其居，與帛商狄姓者為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十許，姿僅中人（着眼），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以來，甚娟好（着眼）。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誶一語，而狄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恒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

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為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
聒之是為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
為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
一周旋朱朱拒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
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
衣敝補衣故為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
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為上巳節欲招子踏
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
黃一一如恒娘教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

時製拆其線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笥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即令易著臨
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
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
異於平時朱少話遊覽便支頤作惰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
來款關朱堅臥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
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床如調新婦綢繆甚懽更為次夜之約朱不可
長與洪約以三日為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闔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
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況下者乎於是試使睨曰
非也病在外眥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冁然瓠犀微露

便宋傚之凡數十作始畧得其彷彿恆娘曰子歸矣攬鏡而嫻習之術無餘矣至於床笫之間隨机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總括句為前文一束）朱歸一如恆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于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拖敝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恆娘一日謂朱曰我術如何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從前曲曲寫來忽隱忽顯忽納忽抽機）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遘也（愛莫可測識至此說出其理亦甚平實耳千古佞倖如）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況藜羹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褒姒飛燕不出此圈樣矣）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睹艷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粱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熱鬧勒）朱大悅遂為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唏噓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恆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傳也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搢紳之園居焉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句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遄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幛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縶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回憶聲容轉懼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鴆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盡之嫗笑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夤緣但於無人時彷彿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覿面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

以苍梯度墻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匆々遂去生悵然魂夢飛散莫能知其所
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敲棋声佇立
不敢復前姑踰垣帰少間再過之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
相對著老嫗亦在坐一婢侍焉久之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
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悒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
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
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撑拒曰何遽爾生曰好
事多磨遲為鬼妒言未及已遥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
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為長夜之

八五

歡女郎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々豈藏有男子在
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
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帰自理衿袖體
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床之恐遂有懷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
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
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
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
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
離魂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要宜慎秘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

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扵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為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妾
為仙〻人何必以姓名傳嫗何人曰此桑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
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
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為誰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
此三兩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妾
故瀉囊貨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
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矣女固
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
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入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
之不聽又出十餘鋌〻強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
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為卿故如寡婦之失守
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
扵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
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
非邏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
七女顧之曰是有惠根前程尤勝扵君完婚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玉版
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
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即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

一媼之往返耳生惧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因言不害即命車置桑媼亦
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媼下車便御者止而候于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
車遂發昏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
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
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
有仇否答言無仇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
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從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
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
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
齊仰拜喏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
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嘿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閧然始
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
又且大姓失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托故復詣曹入境諮訪
世族並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
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此
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為花妖
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
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

擲之兒隨地而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況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為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為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饋恤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

為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將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秘佳本遂款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劚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

飪良精因問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懽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廊舍更於牆外買田一區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

陶生與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即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
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
第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間壁開扉通南第日過
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
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齎還之戒勿復取未浹
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慚不復稽一切聽
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亘兩第竟合為一不分
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
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
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
骨百世不能發跡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固
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
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于園中築茅茨
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
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
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煩款朵佳勝
心動疑類陶製少間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闊遂止宿焉要之歸陶
曰金陵吾故土將婚於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

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裀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歸解裝課僕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為之擇婚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懽相得恨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座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與莫逆值花朝曾來造訪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一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為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傍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掐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于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書癡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産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郎日諷誦又幛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艸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己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郎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郎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其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郎天孫竊奔蓋為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復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

喜遂與寢處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每讀必使女坐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囑而禱之殊無影跡忽憶女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蒲之具日與遨戲而郎意殊不屬覷女不在則竊卷流覽恐為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于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奕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試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媼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為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妾留當舉架上書盡散之郎曰此卿故

卿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强曰丑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絶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僞語但嘿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于邑宰史公史閩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知遁匿無跡宰怒收郎斥革衣衿梏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彷彿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烟結不散瞑若陰霾郎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髓為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案既結郎即日自劾歸取其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精則妬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齊天大聖

許盛兗人從兄成賈于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弘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奠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

有神力朔朔雷霆余自覺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譁譟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請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創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椀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敢神者亦復如是足徵余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遷怒責弟不為代禱盛曰兄弟猶手足前日支體糜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為延醫對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悸痛結於心腹置棺斂兄已復祠諸神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辭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力穿汝脛股猶不自悔嘖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念生剛鰒姑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夭其算數于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于閻羅青衣白三日后冕籍已報天庭恐難為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益跪堂上神問何遲青衣白閻摩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啓材視之兄果已甦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語子流

俗而兄弟皆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游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遇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云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須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略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踔而上不知幾百由旬盛大懼閉目不敢少啓須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上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諸其所烹茗獻客止兩琖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求少贈饋叟命僮出白石一柈狀類雀卵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為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囑納腰橐拱手曰足矣辭叟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即所謂觔斗雲也盛恍然悟為大聖又求祐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既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腰橐矣後輦貨而歸其利倍蓰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返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物或託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祐豈真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觔斗碧落可升哉卒為邪惑亦其見之不真也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壁不得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昆生者幼惠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昆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故却之而亦未敢議婚他姓遲數年昆生漸長委禽於姜氏神告姜曰薛昆生吾婿也何得近禁臠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昆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叟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昆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傍少間婢媼集視紛紜滿側叟顧曰入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媼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昆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媼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昆生曰諾趨歸告翁翁倉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昆生不肯行方誚讓間輿已在門青衣成群而十娘入矣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巹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媼時降其家視其衣赤為喜白為財必見以故家日興自婚於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昆生少年任性喜則忌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

馴，但善怒，頗不善崑生所為，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詬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恚甚，曰：自妾入門，為汝家田增粟，賈益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鴞鳥生翼，欲啄母睛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者汙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媼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冒不食。翁懼，負荊于祠，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亦自至，夫妻懽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操女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母一日忿曰：兒既娶，仍累媼。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問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辨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懽，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死耳！復出十娘。十娘亦怒，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几案床榻，悉為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略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為，無所涉于父母。刀鋸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爇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懼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為壻家營宅。及明，賫材鳩工，共為崑生建造，辭之不止；日數百人相屬于道，不數日第舍一新，床幕器具悉備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怨為喜。自此十娘

性益和君二年無聞言十娘最惡蛇崑崙生戲幽小蛇給使啓之十娘驚恚崑崙生崑崙生亦轉笑生嗔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遂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怒杖崑崙生請罪于神卒不福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崙生懷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返無降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婚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于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潔塗壁滌庭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已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聆帷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醮而去父因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又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璧妾親攜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痴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從之死亦可歸也崑崙生感其義為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媼々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嗚泣由此崑崙生亦老成不作惡謔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儇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敬不敢當孽根于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媼着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先求崑崙生乃便婦女輩盛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蛇遂人呼之

又

青蛙神往往托諸巫以為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婦

子生慈嘆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柳神實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悋嗇會居人斂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為謀適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强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況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為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慙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室門僅容其身步履蹇緩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闔承頷舉家盡驚周曰此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賚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努少間登其牀牀搖撼欲傾加喙於枕而眠腹隆起如臥牛四隅皆滿周懼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灶啜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牀出門狼犺數步復返身臥門內周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

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衆視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為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廬止無所苟且外即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為衆倡即奔入家攫指箱櫝妻問之亦不答盡卷囊其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剋銀八兩令使傾橐與衆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人數衆愕然不敢置辨悉如數內入巫過此莊不自知或告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剋之報云

異史氏曰若蛙司蓋無不可與為善之人其勝刺釘梃索者不既多乎又發監守自盜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

任秀

任建之魚台人販氈裘為業竭貲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為弟昆行止與俱至陝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金一半君自取之為我小備斂具剩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攜殘骸旋故里則裝貲勿計

矣乃扶櫬爲書付甲至夕而卒甲以五六金爲市薄材斂已主人催其移櫬中托
尋寺觀竟遁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
學欲往尋父柩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與貲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
還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粹非入魚台泮而性遂善博母敬戒綦嚴卒不
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慙懼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
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少蕩無檢幅咸誚薄之有袁州張
某需京師勸使赴都館攜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青泊舟關外時鹽
航艤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骰聲清越入
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橐中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
潛起解橐捉錢踟躕回思母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
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攜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注豐美
置錢几上即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
以十餘貫作孤注盡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橐出百金質
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骰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挽沮之
至則秀座側積貲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
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舟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
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燥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
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棹開矣共運貲而返一

家亦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濕涸灰耳大驚尋至秀所某〻故欲取償于
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為蓮之〻子縮頸詹汗而退遍訪傍人乃知主人即中竹
亭也秀至陝時亦詢問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故不復追其前卻矣乃以貲與
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蓋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時方構工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
中夜方就寢忽見紋窗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〻目間雞已飛
搶至地化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為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忡
竊望其悞接也少間女果越窗過逕已入懷馮喜嘿不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
夜〻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悞就敢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
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
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懼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
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鬬龍舟之戲刳木為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為雕甍朱
檻帆檣皆以錦繡舟末為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
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
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

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〻之
死蔣媼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
視則流波四遶屹如壁立俄入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便
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阿端伎巧可入條柳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
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為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媼來衆呼解姥坐
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喤聒諸院皆
响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嫻獨揲〻〻〻擬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〻
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
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復可聞舞
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交著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
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習〻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
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髫人內一女郎年十四
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〻翔起 衿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
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
即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〻作前舞喜怒隨腔俯仰中
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須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
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〻〻亦遙注之少間端逡
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出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

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双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
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偎滯在後回首
見端故遺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眠餐頓廢解姥輒進甘言
日三四有撫摩殷切端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為計曰吳江王壽期已促且為
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之病為晚
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
否答云勉強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啓一戶折而西又闢双扉見蓮花數十畝
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
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
令側雅可幛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忻與狎寢既訂后約日以夕陽為候
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
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
端悵惘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託晚霞為外妹求携去冀一見之
留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怏怏而返積月餘痴想欲
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
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
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大樹一章乃猱
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中恍睹人

世遂飄然泊去移時得岸少坐江滸恍惚若夢遂起行[illegible]
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
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媼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
吳江覺腰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娩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
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之起沉浮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
吳姬溺水不得其尸自念衙院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壻也客因代
賃扁舟送諸其家蔣媼疑其錯誤女自言不誤因以其情詳告媼媼以其
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
脫珍飾售數萬媼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
以謀女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已媼亦疑兒
不死陰發兒冢骸骨具存因以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私母母曰然恐晚霞
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
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
胡不早言凡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堅凝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
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貲百萬家
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妻歌舞稱觴遂傳聞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懼
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
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惠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
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
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
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
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
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
聽清吟於今結想至絕眠餐意欲附為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
父嗔因直以情告媼不實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
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內恥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善其
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
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
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
尚須揭資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悔不詰媼居里日既暮媼與一婢扶女郎
至展衣臥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
燈視女則病態含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為郎憔悴
卻羞郎可為妾詠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探手於懷接脗為戲女不
覺懽然展謔乃曰君為妾三吟王建羅衣葉葉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

女攬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顫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媼果至見女凝妝懽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媼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交婚嫁尚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凄然淚瑩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吉何不祥之與有女乃稍懽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財物並無虧損譙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聲作為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斂貲禱湖神之廟端陽後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禳可痊惟有秋練至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益憊始懼賃車載子復入楚泊舟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媼者會有媼操柁湖濱即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而已因實告子病由冀女登舟姑以解其沉痼媼以婚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殷窺聽聞兩人言眥淚欲墮媼視女面因翁哀請即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嗚泣曰昔年妾

狀今別君耶此中況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便瘳妾為
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
已爽矣試為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
采蓮子云菡萏香連十頃陂心尚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闋生躍
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痾若失既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
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
然自總角時把柁櫂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
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距當使意自轉反相求
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為我告翁
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驗則妾為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
歡有日何憂為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
置貨貲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
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媼過數日始見
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媼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為子合巹女
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媼乃邀婿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
楚價已倍蓰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醯醬焉由是每南
行必為致數罈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婦俱如楚至
湖不知媼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鱘鰉者得

驥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〻大駭謂夙有放生願
囑生贖放之生往商舟人舟人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區〻
者何遂靳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懼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返不見
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靦然曰今不得不實告矣
適所贖即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
所稱道遂敕妾母坐相索妾母實奏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濱餓欲死故罹
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
擲還君妾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
日未刻真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真君 喜文士必合憐允乃出魚
腹綾一方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書……字生如言候之 果道士蹩躠而至生
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舟
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驥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
敢隱詳陳顛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筆草書免字如
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歸
後二三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既竭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急囑曰如
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
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後半月慕翁至生
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生從其意遷於楚